金源劄記

保越錄

蒙韃備錄

#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金源劄記

施國祁學

本館據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金源劉記

# 自序

金源一代。年祀不及契丹。輿地不及蒙古。文采風流不及南宋。然考其史裁大體。文筆甚簡。非宋史之煩蕪載述稍備。非遼史之闕略。敍次得實。非元史之譌謬。廿餘年來。雨窗鐙夕。手此一編。讀凡十餘過。校勘小詳。楮墨漸積。成書計十卷。不揣固陋。敢希問世。聊序卷端。以誌歲月。附題長句云。閑消我有肆簾風。寓墨金源舊事叢。野史功臣慚褚補。圭齋諍友悔劉通。書鈔冷局讎難遍。字訂譌傳擬未工。長此一編深篋底。敢言載筆附羣公。辛未春日。北研識。

# 例言

金史有元至正祖刻本明初刊本又嘉靖萬厤南北兩國子監本迨國朝有康熙二十五年殿本乾隆四年譯本譯本每卷後附考證數則其改定處精核詳盡並行書一遵守豪無遺憾惟是佔畢既久閒有一得不忍自棄錄存以備芻蕘之採

余先讀南本次校北本及諸本因爲之辨體裁考事實訂字句得其譌謬衍脫顚倒諸處約四千餘條錄本以藏名之曰詳校其聞南北兩本皆譌者則曰某字當作某此止舉一二字者若四字以上不數凡得九百餘條兩本互譌者以南本爲主則曰某字北作某是某字北作某非凡四百餘條兩本俱脫互脫者則曰某字當加凡二百餘條兩本上下文顚倒者則曰某當改入某凡三十餘條擬欲梓行問世或亦爲大雅之一助奈何義瑣文繁工多力薄因節鈔二百餘條更名劄記以便瀏覽

凡局官修史成非一時體例不同作非一手優劣互見傳非一刻亥豕不免原其病有三曰總裁失檢纂修紕繆寫刊錯誤復從詳校中分類摘出略見大例于卷首其解義自見本書至已具此文者槩不重錄今列其目如右

總裁失檢

紀載非體。章紀泰和四年。前代帝王云云。當入禮志八。五年時宋殿帥云云。當入僕散揆傳。完顏綱其遺詔云云。當入衛紹王紀。

從單鎗自中都云云。當入官志。

顯倒年月。哀紀天興二年。辛巳官奴。一段。刑志。承安二年。一段。泰和二年。一段。

傳次先後。六十八卷。阿魯補傳。當次骨撒傳後。七十四卷。文傳。當次京傳前。七十八卷。劉萼傳。當次劉箐傳後。九十一卷。

移宰懣傳。當入忠義蒲睹傳後。九十二卷。盧庸傳。當次百四卷。察移剌都傳後。蒲九十五卷。蒲察通粘割韓特剌程輝又十九卷。黃久約四傳。當次八十八卷。移剌道傳後。九十六卷。梁襄傳。當次九十七卷。韓錫傳後。一百二十二卷。黃櫧久住傳。當次上卷。宋扆傳前。烏林荅乞住陀滿斜烈尼庞古蒲盧虎三傳。當次本卷納合椿傳後。一百三十一卷。兀顏畏可傳。當次本卷完顏六斤傳前。兀顏訛出虎傳。當次本卷從坦傳前。粘割貞傳。當次本卷劉完素五傳。當在後。

附傳非例。宗本傳蕭玉傳。當入佞幸。僕散揆傳後。抹撚史抬搭。當入忠義。撒合鞏傳後。強伸。當入忠義。奴申傳後。崔立。當入叛臣。張鶚傳後。張僅言。當入敬嗣暉傳後。

複述世系。宗強傳子阿瑣。阿瑣傳又宗強之幼子。又云石土門傳子思敬。思敬傳又云神土懣之子。阿里合懣傳子斡論。

晏傳又云阿里合懣次子。宗雄傳子按答海。按答海傳又云宗雄次子。阿里合懣傳宗尹末。失載宗甯斡論子宗道。宗甯傳云阿里合懣之孫。宗道傳云訛論之少子。

夾谷謝奴傳末不言子查剌。查剌傳父謝奴下不言自有傳。烏延蒲魯奴傳子查剌。

查剌傳又云蒲輦奴子。

濫傳可削。蕭拱傳。止敘瀕死事。尤虎筠壽傳。止敘穆杖細事。完顏閭山傳。傳事不類。據贊。烏古論禮傳。止敘官爵事。

一事三見。賜亮生日。海陵紀。悼平傳。辯論廢立。海紀。胙王元傳。女直進士。世紀二十六年。夾谷衡傳。尼厖古鑑傳。戶部鄧儼。章紀。明昌元年。鄧儼傳。徒單鑑傳。按察大王。海紀。胙王傳。張通古傳。

一事四見。撒合輦中京。哀紀正大四五年。撒合輦傳。至一事複見。不可枚舉。其文或大同小異。或並存一削者。各見本文。章宗遺詔。衛紀大安元年。僕散端傳。

纂修紕繆

文無限斷。左企弓虞仲文。曹勇多雜遼事。張中彥字文虎。多雜宋事。宗望閻母傳。語在宋事中。張邦昌傳。

宋史有傳。僕散忠義傳。是爲宋孝宗。中王倫三傳。移剌蒲阿傳。十二金軍。白華傳。三金軍一金制。安國用傳。

二金朝。

年次脫誤。夾谷謝奴田顏溫迪罕。全不紀年。王伯龍傳。紀年皆謬。徒單四喜傳。錯記一年。

互傳不合。蒲睹謝閻縛赤西傳。章紀。明昌四年。語載琪傳中。乃見河渠志。河渠志。漕渠。事見溝渠。乃見盧胥鼎傳。語在德升傳。烏古論德升傳。無此語。遼古附見子庭筠傳。窩幹傳。語見鶴壽傳。鶴壽附見鞏王昌溫迪罕蒲睹傳。忠義列傳乃紇石烈鶴壽。

王浩傳・三人有傳。忘去宋九嘉劉從益・

闌入他事。斡魯傳。入酬斡事・宗望傳。入遼和尙道溫事・納合椿年傳。入紇石烈良弼事・蘇保衡傳。入傳愼微事・李復亨文筆稜累。海紀・迪輦阿不者蕭拱也。衛紀・胡沙虎紇石烈執中也。食貨志・如不欲食啖。斡魯古閣哥亦宗室子也。宗雄傳・以宗雄等言其地可種藝也。劉昂傳。李純甫故人外傳云。路鐸傳・四頃之。僕散端傳・頃之無何未幾。見一行中・烏古論慶壽傳・三頃之兩未幾一久之。官志・大正府一段・宗泰和六年。訛可傳・

四初字。

本名疊見。彌勒傳・一百八十字・楊邦基傳・十三邦基。賈少沖傳・四十一少沖。張九思傳・五十二九思。徒單恭抹傳・六百四十二十二卞。四百字・百餘字・百餘字・百餘字・

仙。宗弼傳・二千二百字・五十二宗弼。紇石烈志寧傳・四十八志寧。宗翰傳・二千七百字・六十二宗翰。宗望傳・二千九百字・六十二宗望。紇石烈執中傳・三千字・四十九執中。紇石烈良弼傳・四千餘字・五十七良弼。徒單克寧傳・九十克寧。

蕭裕傳・一千三十九裕。幹魯傳・一千六百字・四十四幹魯。穀英傳・一千八百字・四十四穀英。武仙傳・二千字・六十七

李上達傳・二百餘字・八上達。馬諷傳・二百六十字・八諷。趙元傳・三百七十字・十元。石

斜卯阿里傳・一千三百字・三十四阿里。

閣母傳・一千二百字・三十五閣母。

亨傳・七百八十字・二十八亨。

恭傳・四百字・十二恭。

斛勒傳・一百八十字・八斛勒。

寫刊錯誤

脫載無考。章紀明昌元年。諭宰執下。選志王安石上。劉煓傳。魯館對下。李英傳。十策少一。

倒脫重刊。地志息州。褒信新蔡。北脫一行。禮志雜儀。世宗聖壽。倒刊一行。烏延蒲盧渾傳。章宗爲右。倒刊一行。宗亨傳。宗亨不聽。上脫刊一行。李愈傳。言甚荒唐。上脫刊一行。天文志。丙午月犯。重刊一段。官志。提舉榷貨。重刊一條。

小字誤大。地志慶州。北至二十八字。泰州。北至二十二字。食志。山東舊課二百六十字。儀衛志。天德黃麞伏下。礪水二十二字。官志御史臺。以上十二字。又都水監。分治十三字。與定二十八字。又大理寺。自少十九字。又使。察南遷二十字。

大字誤小。地志廣甯注。鎮四寨六。官志都河注。巡大定十三字。又縣注。君金格一百三十七字。

脫朔。太祖收國元年。朔。遼考。宋天輔五年六月癸巳。朔。又太宗天會九年五月。丙申朔。攷異。熙紀十四年八月。丙申朔。集禮。海紀貞元元年二月庚申。朔。推得又十二月。乙卯朔。志。世紀大定十六年二月。丁丑朔。莊嚴寺。十七年八月。戊辰朔。三清觀鐵盆記。章紀承安三年三月戊戌。朔。推得。衰紀正大七年七月。庚寅朔。傳。天文志。承安五年十一月癸丑。朔。紀。又皇統三年正月己丑。朔。又貞元二年十二月乙卯。朔。推得乙酉。又閏月朔。又大定十一年八月癸卯。朔。紀。又大安三年正月乙酉。朔。又志。五行。皇統元年。朔。又大定四年七月戊申。朔。又二年。四月。又四年。十月十一月。貞元二年。四月。正隆元年。十二月。大定三年。

月譌日譌。

九月．五年三月．六年三月．明昌四年二月．承安四年十一月．天眷二年二月乙未．三月丙辰．天德三年十一月乙丑．正隆二年閏月庚寅．大定十四年四月戊子．泰和三年三月壬申朔．大安二年正月庚戌十二月辛酉．

字譌．如史吏、獻憲、幹斡、兀元、部都、賾頤、祈祁、穫獲、嘉喜、左右、大太、下上、比北、蒲滿、秦泰、洛洺、州川、沔澠、官宮、丞承、日曰、寇冠、鞠鞫、授受、傳傅等．皆連篇屢錯．至於干支方名數目．及傳訛之一二見者．難更僕數．若字畫偏傍積誤．大抵開卷即見．頁頁都有．無從細校矣．

# 金源劄記卷上

清　烏程施國祁學

目。特虎雅。雅字當劄。太祖紀。天輔四年五月。完顏特虎死焉。忠義本傳。特虎雅撻瀾水人。案雅撻瀾水見婁室碑。及謝庫德傳。總目乃誤以水名作人名耳。

劉完素、張從正、李慶嗣、紀天錫、張元素。當作李慶嗣、紀天錫、劉完素、張元素、張從正。案完素字守真。元素字潔古。海世朝人。從正子和。衞宣朝人。明王禕忠文集云。說者以爲醫學視時盛衰而爲損益。守眞子和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多用宣洩之法。其衰也。兵革之餘。民勞志困。潔古明之。即李杲。金末人。元史有傳。多加補益之功。其論似是。而時代則非。承此目之誤也。

世紀。混同江亦號黑龍江。洪皓松漠紀聞。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黑水發源于此。舊名粟末河。契丹德光破晉。改爲混同江。齊召南水道提綱松花江下云。活同几河即混同江。有四源。出黑山之西麓。黑山在長白頂之東北百四十里。其源又合數水。西北曲而南流四百餘里。有松嗄里烏喇。即松花江。自南來會。即古名混同江也。案金源本黑水部。此江又出黑山。當時土人或有黑龍之稱。自與塞外無涉。故史文止云亦號耳。而楊賓柳邊紀略。辨兩江源流。相去甚遠。以駁紀誤。非矣。提綱又云。黑龍江

卽古漠北之黑水。靺鞨室韋所居。其上源卽元時斡難河。自喀爾喀西界內小肯忒山東麓東北曲流。合支水五十餘。約行二千餘里。至昂衣得河。始名黑龍江。又東北復東南流。合支水百餘。約行四千餘里。而松花江自西南來會。據此。知上源道里殊絕。若二江一名。史官不應遺誤至此。

太祖紀。世祖與臘醅麻產戰於野鵲水。世祖被四創。疾困。當作景祖與謝野勃堇戰於拔里邁潔旋師至部疾困。案世紀。世祖野鵲被創。在遼道宗大安六年庚午。太祖生於戊申。計年已二十有三。安得有下文坐太祖于膝。循其髮而撫之曰。此兒長大。吾復何憂。十歲好弓矢。甫成童。卽善射等語。決爲景祖甲寅年事。時太祖方七歲。始合。

天輔元年。是月。宋使登州防禦使馬政以國書來。其略曰。日出之分。實生聖人。竊聞征遼屢破勍敵。若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五十二字・當改入二年閏月・書來・文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宋徽宗政和七年丁酉八月。高藥師等渡海空回。至次年戊戌重和改元四月二十七日。始遣馬政等行。八月四日下海。閏九月九日。達北岸。二十七日。至女眞所居。案太祖實錄當略載交宋事。而史官修帝紀。必詳其始。偶見會編始于丁酉。卽錄繫此年末。而不知適差一年。又會編所紀年月日・明白可據・紀下散覩馬政李堇辭列趙良嗣五條仿此・別詳交聘表・

贊。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案目錄金九帝。起太祖收國元年乙未。盡哀宗天興三年甲午。百二十年。

此復言百十有九年者。乃蒙古史臣創去哀宗天興甲午十日耳。紀錄未免矛盾。又他書或稱百十有八年者。以丁酉爲元。稱百十有七年者。以戊戌爲元。並詳鄙著金源雜興太祖建元詩注。

太宗紀。天會三年。宋遣使賀卽位。六字當改六月辛丑朔。宋遣使賀卽位。入來獻文下。案此宋使。紀文附正月末。第考許亢宗奉使行程錄。三十五程至和里閒寨。時當仲夏。又言榜額曰乾元殿。而紀下三月乃云始建乾元殿。皆不得繫正月末可知。又據交聘表。辛丑宋許亢宗賀卽位。夫辛丑爲六月朔。遼朔考宋徽紀並同。則與仲夏乾元殿合矣。若宋紀在宣和六年七月。乃宋人命使之日。不足據。

七年。破晉寧軍。其守徐徽言據子城拒戰。庚午率衆潰圍走。擒之。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降將折可求諭之。降指可求大罵。出不遜語。遂殺之。其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盡殺之。六十九字當作破晉寧軍殺其守徐徽言及統制孫昂等。案此段與婁室傳語複。且文煩非紀體。是實錄未刪之糞。又於金紀而詳宋事。與元太祖紀二十二年所載金臣愛申死事同。乃史官失于限斷之故。再考宋高紀。建炎三年正月。粘罕陷徐州。守臣王復。及其子倚死之。劉昌詩蘆浦筆記。詳載其事。在徽言前一月。而紀不書。於粘罕何諱。於晉寧何詳。甚矣史事之難也。

又粘罕自前年會濮後。宋紀詳載其犯東平降濟南陷襲慶等事。是年正月降徐州後。又載其趨淮甸至泗州犯楚州過揚子橋入眞州焚揚州陷京東諸郡等事。本傳亦載一二。紀皆不書。夫國家于強臣悍帥。申其罪當不沒其功。乃粘罕反謀未著。熙宗既不明正厥辜。而史

臣于實錄中盡削其闢土開邊之績。何以取信後世哉。至元人修紀。尤不足責。

十一年。趙楞誣告其父晉德公謀反。楞及其壻劉文彥伏誅。（蔡珽北狩行錄。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楞。駙馬都尉劉文彥。首告謀反。）

于金國。僎是日聞之。幸王植。駙馬都尉宋邦光。徑令立聞達太上。太上驚惶。未以爲然。盞日。遣渡河。以詢虛實。既濟。則千戶孛蓋按打馬者已陳兵河濱。二逆艤發。往彼帳前矣。盡得其所陳之詳。僎歸。太上即令親屬及一行臣僚合議。徐王楝以病不能出。餘皆預。已聞有不測之議。至是皆慄慄。僎曰。吾儕前日不死國難。二帝播遷。已有愧于前人。不意逆黨出于至親至愛之間。捐軀效命。正在今日。僎身以貫。高自處。願諸公盡力以徇。急難少有退避者。神明殛之。言詞慷慨。坐皆泣下。莫不感奮。至七月中旬。彼遣兩使前來勸請淵聖及信王榛。同僎往。來使欲太上遣植。同僎往。來使欲太上渡河辨。又遣徐王楝宋邦光再往。至則尚執前議。乃請淵聖及信王榛。同僎往。來使欲太上渡河辨。又遣徐王楝宋邦光再往。至則尚執前議。乃彼使方許明日至行宮側。就僎所寓之地而問焉。羣臣力拒。往反詰問。三日之間。二賊氣折。自承誣枉。案上。彼遣前使以諭太上一面處置。太上曰。二子悖逆。誣告徽臣。天倫之厲。豈忍爲之。使曰。若如此。自有宣命。並死之。

案紀載此事。不見他傳。故補。

十三年。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案宋高紀。紹興五年作正月乙巳朔日食。不合。宋金兩史所載日食。互失者有之。不同月者有之。並詳金源雜興大明層詩注。不同朔者止此年。據宋日官陳得一言。日食八分半。虧在巳初。其言卒驗。則乙巳朔確有可憑。不應金國於丙午日復有日食之理。第考熙紀。是年正月庚午即位。集禮載爲二十五日。則丙午朔又無可疑者。蓋是時遼日已失。金曆未頒。雖宋術小密。而張致遠尚有十二月失進小餘四月進作大盡之語。則此數月之異同。不若闕疑爲是。又苗耀神籠記。吳乞買患中風。天會十三年乙卯歲正旦。近侍扶掖而行。見佛在東方從日出而現。從者皆仰而瞻禮。間吳乞

買問汝等見甚皆云佛像在日傍雲間言未訖吳乞買昏仆案此非佛見乃日食耳近侍諱其說亦一證

熙宗紀　天眷元年　九月省燕中西三京平州東西等路州縣　案地志三京州縣省併並無天眷之文多屬皇統元二三年事而紀下皇統年絕無此語其文乃見于此殆是年有詔至皇統始行之

又遼志析津府下有玉河縣檀州下有行唐縣金志無之地志薊州遼化縣注遼景州順州密雲縣注遼檜州皆不見改併年月又許亢宗行程錄云州元是石城縣金國新改爲清州地志灤州下亦不見改降文據此燕京獨無當屬史官脫略　又平州地志屬中都路文云天會十年徙軍帥司治遼陽貞元元年併隸中都（亦見習古乃倫等傳）遼陽文下云十年改平州爲東南路都統天德二年改本路則自天會壬子平州分東西路至海陵天德庚午乃廢東路貞元癸酉併廢西路矣

二年　誅宗磐詔中外（洪皓金國聞見錄）宋兗諸王之誅（韓昉作詔曰）有所未宏（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茲惟無赦）古不爲非（豈親親之道）有所未宏（以惡惡之心）是不可忍（義亦當然）朕自惟冲昧（始朕承祧）嗣統口臨（蓋由文烈之公）汝大武元之後（得之爲正）圖骨肉之間（有憾蜂蠆之毒）皇伯太師宋國王宗磐（族爲諸父）位冠三師（始朕承祧）乃糾協力肆登極品（何爲失以底不類）心昵信宵人（行將弄兵以底不類）互爲姦黨（謂爲先帝之元子）坐圖權鼎（三省事兗國王宗雋）劇棺間（常蓄無爲國至禍）與朕同艱（內懷悖德）外縱虛驕（肆已之怒）以同惡（皇叔虞王宗英）力搶勳（擅公之財）欲孤朝廷（市恩而惑衆）即其所爲（殿前左副點檢）親視會寧（尹胡什剌）助逆謀之妄作（耶君石家奴）意所非冀（千戶速）其必成（李古楚靳）先將賊其大臣（競爲禍始）次欲危（舉好亂從）其宗社（逞躁欲以）造端累歲（謀）無厭

舉事有期．早露端倪．每存含覆．第嚴禁衞．載文．庶見君親之威．少安臣子之分．蔑然不顧．任甚自如．倘賴神明之靈．克開社稷之福．日者叛人吳十．稔心稱亂．授首底亡．爰致□□之徒．乃窮相與之黨．得厥情旨．孚于見聞．皆由左驗以質成．莫敢詭辭而抵讋．欲申三宥．公議豈容．不頓一兵．翠兜悉珍．于今月三日已各伏辜．幷令有司除屬籍訖．自餘註誤．更不蹤尋．庶示寬容．用安反側．民畫衣而有犯．□□欽哉．予素服以如喪．情可知也．

案三王官封不合．宗磐傳作太保．宗英傳作滕王．宗偉傳作虞王．且宗雋難作．宗磐傳中明言赦其弟斛魯補等九人．則宗英宗偉不與此禍．洪錄直載詔文．不詳時事．誤矣．容齋三筆同．又此詔紀傳皆不載．故補．

皇統二年．三月．遣左宣徽使劉筈以袞冕圭册册宋康王爲帝．歸宋帝母韋氏及故妻邢氏．天水郡王幷妻鄭氏喪於江南．筈下當加禮部尚書宗表．歸宋上當加．左副點檢賽里都轉運使劉祹．五月乙卯賜宋誓詔．十一月鄆王下當加宋遣使謝封册誓詔．十二月宋遣使謝歸三喪及母韋氏．案上文三月止載劉筈．脫去宗表賽里劉祹．五月誓詔再使不名．下文止書十二月謝喪．漏去十一月兩謝册詔．以兩使作一使．似宋竟不報謝者．其果然乎．考宋高紀．紹興十三年八月万俟卨九月王次翁．洪适三隸釋公山碑後云．先太師以使事爲北方所留．紹興癸亥政地王次翁使至燕．先公隔垣與驛中人語．爲覘者所得．卽此使時事．兩報謝使不言何事．兩傳亦無明文．李心傳繫年要錄云．一爲正使參政万俟卨．副使簽度邢孝揚．一爲正使參政王次翁．副使防禦錢愐．會編云．金人送梓宮及太后來．使副十一人．且併次翁孝揚二使爲一事．凡皆爲國諱也．要之万俟一使．斷爲謝封册誓詔者．蓋筈以一人兩使．卨亦一人兩謝耳．此諱在宋人宜然．而紀文亦

上脫下漏。抹去封册。令人不解。夫金人尙夸詞。在實錄。必當全書。紀乃如此。豈圭齋故南人。爲前朝惜名分耶。考補于左。　又會編紹興八年云。先是上幸海道。得開圖書匠舒通。能刻金銀銅鐵圖書。取鏤塵白字。上喜之。鑄金爲印。令刻白字爲璽。由是士大夫皆用白字圖書。至是遣使來有鑄金成寶。文曰御前之寶。乃白字也。舒通之刻。豈偶然耶。案此金寶卽金人册宋康王之一物。會編不載于此。而預記于張通古詔諭使中。亦諱筆耶。

六年。許王破汴。睿宗平陝西。鄭王克遼。及婁室。銀朮可。皆有大功。並爲立碑。依文改作許王宗望破汴。冀王宗輔平陝西。鄭王斡魯克遼。及幸王婁室。蜀王銀朮可。皆有大功。並爲立碑。案許王指宗望。鄭王指斡魯。破汴不止宗望。尙有宗翰。克遼不止斡魯。尙有斜也。宗幹也。宗幹何緣被削。且有功如婁室銀朮可者。尤不止此兩人。豈此五人外。餘皆已立碑耶。殊不可解。諸傳皆不載立碑事。然考大定詔書云。其未立碑者立之。卽今婁室一碑。歸然故在東海上。事非無稽矣。文內不稱伐宋而稱破汴者。良爲睿宗平陝西故也。此錄蓋進于大定史臣之手。幷冀王字亦追改之。又婁室銀朮可亦受王封。今俱失載。未免義不該而文不備矣。故訂如左。

九年。仍號思陵。周必大思陵錄。淳熙十五年十二月癸酉。讜報金人制曰。朕惟熙宗孝成皇帝以武元嫡孫。受文烈顧命。作其卽位。十有五年。偃兵息民。中外安乂。而海陵庶人亮。包藏禍心。覬覦神器。陰煽奸黨。遂成篡逆。而又厚加誣詆。降從王封。亮旣得志。肆其兇殘。不道之極。至于殺母。神怨人怒。自底誅滅。惟皇天眷佑于我家。

肆予一人。纘成先緒。暴其罪惡。貶爲庶人。仍黜其殯于兆域之外。仰惟熙宗。位號宜正。是以間者稽合禮文。升祔太室。復加美謚。尊而崇之。惟是葬非其所。蓋嘗憮然。爰命有司。卜地涓日。奉遷梓宮。于十月初八日。備禮葬于思陵。庶幾有以慰在天之靈也。大定二十八年十一月日。熙宗卽廣也。案此制紀不載。故補注之。

海陵紀。平章政事下當加封岐王。案世紀。大定二十年上曰。岐國用人禮志。十九年詔岐國王亮。

海陵后傳。初封岐國妃。合喜傳。詔曰。岐國失道。張仲軻傳。封岐國王。

貞元二年。十一月戊辰。上命諸從姊妹皆分屬諸妃。出入禁中。與爲淫亂。臥內徧設地衣。裸逐爲戲。初置惠民局。高麗遣使謝賜生日。上命四十二字當作十一月戊辰。高麗遣使謝賜生日。是月初置惠民局。

案交聘表。高麗謝賜爲戊辰日。此紀文上戊辰。文下謝賜。本自連接。爲海陵記注元文。無庸中間闌入他事。且臥內裸逐。可限以日乎。此必大定史臣迎合竄入者。更雜置惠民局一事。以彌縫之。而痕跡益露。又與定末賈益謙有言自海陵被弒。世宗大定二十餘年。禁近能暴海陵虐惡者。輒得美仕。故當時史官修實錄。多所附會。在海陵固爲下流之歸。而鄭子聃輩不得辭其責矣。

世宗紀。諱雍上當加初名褒。集禮。大定九年正月。省奏檢討到唐會要云。古不諱嫌名。若禹與雨是也。後世廣避。故諱同音。別無迴避相類字典。故今御名同音。已經頒降迴避外。有不係同音相類字。蓋是誤犯。只合省諭。各從正音。餘救切二十八字。係正字同音。合迴避。尤救切十六字。不係同音。不合迴避。勅旨准奏。案此名迴避字。不槩見。特不可因更令後竟削初名。

大定七年．十一月乙丑朔．王伯厚玉海．乾道二年夏．日官以紀元曆推得丁亥歲十一月朔值甲子．有裴伯壽者．言統天曆推是朔當進作乙丑．于是改而正之．案此朔爲大明曆不用紀元之始．

十五年．正月此下闕．七月．案紀文自正月至六月並闕．今據志表傳等文．考補十三則如右．

甲申朔．宋史曆志．乾道九年局官言．乾道十年頒曆．十二月已定作小盡．十一年正月一日注癸未朔．畢是月．崇天統元二曆．算得甲申朔．紀元乾道二曆．算得癸未朔．今乾道曆正朔小餘．約得不及進限四十二分．是爲疑朔．更考日月之行．以定月朔大小推之．當是甲申朔．今曆官弗加精究．直以癸未朔注正月．切恐差誤．請再推步．于是俾皇甫繼宗監視．皆以是年正月朔當用甲申．十年十二月合作大盡．請依太史局詳定之．案宋乾道十一年卽改元淳熙．二年爲世宗是年乙未歲．紀上七年十一月乙丑朔．金人已不用紀元法．況于十三十四兩年日食加時先天之後乎．則此朔與宋同無疑．

宋夏遣使來賀．案交聘表．宋使蔡洸、趙益．夏使李嗣卿、白慶嗣．至于高麗．是年王皙被趙位寵之亂．所遣生日回謝．橫賜回謝．賀正旦．進奉萬春節等使．皆阻不通．故不書．

詔五品職事官謝見皇太子．案顯宗紀．當在正月．

上如安州春水．案趙興祥傳．安州春水召赴萬春節．傳不言月．亦不知還都何日．

新宮成．案曹望之傳及下文九月幸新宮云云．知當成于是月．如再遲．或違農作矣．又此宮當爲城北

離宮。初名太寧。十九年五月戊寅幸。二十一年四月壬申幸。二十三年四月壬戌。二十年四月火。後更寧壽安。二十六年四月己未。二十八年三月甲寅。二十九年七月乙亥。明昌二年四月庚子。改名萬寧宮者。地志云十九年建謬。

三月□□朔始朝日　禮志朝日儀。大定二年罷。是年言事者謂今正旦幷萬春節。宜定拜日之禮。有司奉勅以月朔拜日。宜遵古制。殿前東向拜。詔姑從南向。案紀例雜儀不入紀。此已廢而復舉者。重其始也。

萬春節。宋夏遣使來賀。　案宋孝紀。淳熙元年十二月壬戌。遣吳琚等賀金主生辰。夏必同交聘表亦失載。

册長白山神爲興國靈應王。　案禮志三月奏定封册儀物。遣使詣會寧府行禮。（王寂拙軒集有送張子固奉命封册長白山詩。即此。）

四月□□。勅有司。今後每遇太陽太陰虧蝕。並免朝參。　案集禮四月十五日勅旨。

□□大享于太廟。禮志三月戊申奉安武靈皇帝及悼皇后。前期一日奏告于太廟十一室。至四月十七日。夏享太廟。同時行禮。案紀上三年奉安睿宗行奏告禮。紀例不書。止書十月大享。因仍之。

五月上如金蓮川。　案烏古論元忠傳。今夏幸景明宮。紀下九月戊子至自金蓮川。考金人上陘率于五月。故書。

七月丙申。高麗奏趙位寵亂。路梗不通。請由定州入。許之。交聘表云。以南京留守王蔚爲參知政事。案王蔚傳。拜參政。懇辭不許。紀下十七年十一月罷。而傳止書年。不可以月。

十七年。三月辛丑朔。來賀下當加以雨罷。劉祁歸潛志。大定十七年三月朔萬春節。諸國使人將見而大雨作。大宗伯張公問郭子通曰。禮當何如。子通曰。哀公問孔子曰。諸侯朝于天子。而不得見者有四。雨霑服失容。一也。張公曰。此非使臣之事。子通曰。彼國主之來。尙不得見。況其臣乎。少頃有勅放朝。士大夫服其知禮。

十八年。十月庚寅朔。宋曆志。淳熙五年。金遣使來朝賀會慶節。奏正使張九思。副使宗室崇喬。妄稱其國曆九月庚寅晦爲己丑晦。接伴使檢詳邱密辨之。使者詞窮。邱密傳同。案太宗紀。天會十三年正月丙午朔。宋作乙巳。昭德后傳。大定十九年十一月甲寅。宋作乙卯朔。此兩朔難詳也。世紀。大定七年十一月乙丑。此宋依金朔。十五年正月甲申。此金同宋朔。至太祖紀。天輔元年十二月。宋作戊申。遂考甲寅朔。非。哀紀。天興二年九月癸卯朔。宋作壬寅是。此兩紀刊譌。皆與此不同。考是年宋孝紀十月辛卯朔。下仍書辛亥。金使賀生辰。夫辛亥乃金朔之二十二日。校宋朔先一日。自爲會慶正節。宋辛卯朔。以壬子爲正節。則金使仍不改金朔矣。宋史志傳。未免夸詞。

二十二年。右相致仕石琚薨。（致仕石琚當作）唐括安禮。案紀。宰相致仕不書薨。紇石烈良弼傳云。致仕還鄉卒。而紀仍書薨于十八年六月。例似不同。不知紀于良弼左相未經書罷。故用在任例薨。此文竟明言致仕。有是理乎。審之乃史官錄本失去唐括安禮薨事。而見琚薨亦在是時。遂添入致仕二字。以填四字格者。不知其非例也。考上文十八年八月。以右相完顏守道爲左相。是良弼在任書薨之證。此年右相。乃烏古論元忠。以平章進補者。紀文脫耳。考下文二十三年之罷。即得此安禮在任書薨之證也。

二十五年。正月乙酉朔下（當加）上在上京。案海紀。天德二年正月。以遣還三國賀使。故不書朔。是年權停三國賀使。亦可不書朔。若書朔。不應無文。直接丁亥字。

二十六年。客省使李磐。（黃圖雜志云。金明威將軍同知宣徽院事上輕車都尉隴西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李磐神道碑。其文中順大夫同知中都路轉運使輕車都尉廣陵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高德裔撰并書。磐字仲安。）案璋傳。磐即大興少尹李天吉子。奉表如東京賀世宗即位者。寰宇訪碑錄。明昌三年立。即此。

二十八年。禁糖禪瓢禪。（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西游錄序西域九十六種。北方毘盧攝瓢白經香會之從。釋氏之邪也。張昱薤下曲。眉垂綠髮事康禪。淡掃蛾眉自可憐。出入內門妝飾盛。滿宮爭逐女神仙。）案此習至蒙古始盛。

章宗紀。明昌元年。勅外路求世宗御書。（世當顯）。案瀆水集。顯宗御書藏祕閣。銘云。越我顯考。天

章奎畫光賁于臣庶之家有司其募上凡諸金帛宜視所獲卽此

四年四月朔幸興陵崇妃第始舉樂案是日章宗始釋孝懿皇后喪服必以蔡王從彝立爲趙王孰

辠後故有此幸紀略耳說詳後泰和二年

五月癸未久雨禁金石文字記有潞州五龍祠明昌癸丑祈晴碑亦是

承安四年尚書省奏減太學生員詔仍舊案元史裕宗傳嘗曰我聞金章宗時有論太學生糜費

太多章宗謂養一范文正公所償顧豈少哉其言甚善卽此紀失書

五月壬辰朔旱禱雨六月丁卯雨七月丙辰久雨祈晴王若虛滹南集焚驢誌云歲已未河朔大旱遠邇焦然未幾而雨彌月不解歲卒以空

泰和二年觀燈下當加辛酉天長觀災案王鶚重修大天長觀碑文云泰和壬戌正月望日焚燬

今據補下文三年五月作太極宮十二月賜天長觀額爲太極宮卽此

三月甲子蔡王從彝母充等太師卒詔有司定喪禮葬儀事載從彝傳當作三月甲子興陵太妃卒詔

有司定喪禮葬儀事載從彝傳

從彝王完顏傳本名阿鄰母田氏早卒溫妃石抹氏養爲己子大定二十五年封宿國公加崇進二十六年賜名從彝章宗卽位封沂王明昌元年諭旨有司曰豐鄜灤沂四王府各賜奴婢七百人四年詔追封故魯王永功爲趙王以從彝爲趙王後承安元年封靈貞祐二年爲兵部尚書改封蔡四年除祕書監泰和五年賜今名入年

○張暐傳。霍王從彝母早死。溫妃石抹氏養之。明昌六年。溫妃薨。上問從彝喪服。暐奏。慈母服齊衰三年。桐杖布冠。禮也。從彝近親。至尊厭降。與臣下不同。乞于未葬以前。服白衣絹巾。既葬。止用素服。終制。朝會從吉。上從其奏。

考異云。充等太師。當是充華。太妃之謚。案宮志。有充儀。充媛。無充華之名。乃太子諸王妃。

從彝傳亦未載此事。惟張暐傳云云。或卽指此事。然暐所議者。慈母服制。從彝已出後。孰壹。章宗之問。乃疑出後而歸服所生之文。非葬禮。且明昌與泰和相隔六七年。未可合爲一事也。從制。故暐答有近親厭降絹巾素服之文。案從彝與鄆瀛二王不同母。傳文可考。諸子提綱。因諸姬田氏願文及之耳。其母亦不封充華。暐傳既云早卒。何以其卒。從彝本充華田氏所生。

輔在溫妃之後。尤爲矛盾。

章紀。明昌四年四月丁酉朔。幸興陵。崇妃第。是日始舉樂。○官志。宣徽使下崇妃位。提控注。世宗夫人。又典衞司注。大定二十九年世宗才人寶林位各設。泰和五年閏八月。以崇妃薨。罷。○世宗諸子提綱。昭德后生顯宗。趙王孰輦。○越王永功傳。子福孫。賜名璐。初爲興陵崇妃養子。○賈鉉傳。泰和二年。興陵崇妃薨。上欲成服苑中。行登門送喪之禮。以問鉉。鉉對曰。故宋常行此禮。古無是也。遂已。

案考異止舉張暐傳溫妃未檢及賈鉉傳崇妃事。宜其年例不合。迄無定論。蓋崇妃爲世宗夫人。以無出。不見于世宗諸子目中。卽昭德后及兩元妃傳。皆不附載。遂失其姓。稱崇者。亦用大定禮官議上太祖蕭妃之號耳。其在章宗時。應爲太皇太妃。謚後稱崇。始卒稱太是也。惟考從彝傳云。追封故魯王永功爲趙王。以從彝爲趙王後。永功二字。乃孰輦之謚。其決非永功者。駁說別見本傳。孰輦爲昭德后所生。封趙王。見宗室表及世宗諸子傳目。竊意昭德薨後。崇妃必養孰輦爲己子。如太祖崇妃蕭氏之養任王偲。喝。世宗元妃李氏之養豫王永成。至孰輦卒。復養永功子璐。

亦似爲孰輩立後然傳言初爲養子者不終之謂緣章宗明昌四年推顯宗母弟之恩以福孫爲同祖昆弟其屬稍疏故改命同父昆弟從彝爲孰輩後爲之幸第舉樂無可疑者惜此事傳文譌略耳紀例帝妃王妃皆不書薨卒故温妃卒明昌六年無文此特書卒者以與陵諸妃提控有位典衞有司而章宗幸第服大貴重之故也蔡王從彝母五字累句當削充等太師四字考畧謂充華太妃之譌第太皇太妃卒後不合尚帶內職且不祔陵名與顯宗諸妃有嫌皆非例也故訂定如左　又霍王從彝有三母本傳蚤卒之田氏生母也張暐傳議服之温妃石抹氏卽本傳養子之慈母也賈鉉傳是年書薨之崇妃爲趙王孰輩之慈母卽從彝出後之太妃庶祖母也前引二傳以證錢考後列紀志傳五條以終鄙說

七年　赦鳳成可和階山五州　案紀上六年十一月丙午克西和州十二月壬子克成州辛酉入鳳州獻階州惟山州未見克獻等文完顏綱傳上云四州下又云五州遺山集王擴碑亦云獻五州而宋史吳曦傳云開禧二年遣客姚淮源獻階成和鳳四州于金三年正月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爲界慶元黨禁亦云二年四月廿六日丁丑遣客詣金獻關外四州並無五州之文則紀語恐不實（又歸潛志劉昂上平西詞亦有洗五州煙瘴之句惜李心傳西陲泰定錄張革誅吳錄毛方平丁卯實編郭士寧平叛錄諸書皆未見）

八年　劉昂等坐與蒲陰令大中私議朝政杖之　案坐事七人外復有參政賈鉉（本傳）宗室從郁（見劉昂傳）

・案柏鄉縣廨廳君碑後・有皇叔觀察使從郁詩刻・見河朔訪古記・卽此・紀亦失載・又鉉傳云・與審官院掌書大中漏言・除授事・不云縣令・考之鉉降節度・大中遷縣令・自屬七年冬事・此八年正月復記受杖諸人事・兩人不受杖故也・

閏月・宋志考頒用・開禧三年・大理評事鮑粹之・言統天曆來年閏差・顧以諸人所進曆・令祕書省參用・祕書監晉漸・言來年閏差・其事至重・今年八月・便當頒曆外國・而三數月之間・急遽成書・頗以衆曆參考・擇其與天道最近且密者經用・庶幾來年置閏不差・直齋書錄解題云・開禧曆三卷・鮑粹之撰・開禧三年詔附統天曆推算・當時緣金人閏月與本朝不同・故于此曆加五刻・天道有常・而造術以就之・非也・案此爲宋曆差而改從金閏四月者・考宋高宗紀・建炎三年八月・太宗會天七年・紹興五年二月・又十三年無・又十年六月・熙寧天眷三年無・又廿九年六月・海陵正隆四年無・宣宗貞祐四年七月・宋寧紀嘉定九年無・宋理紀・寶慶三年五月・哀宗正大四年無・紹定三年二月・哀宗正大七年無・又熙宗天會十五年十月應有閏・而宋高紀紹興亦無・推其甲子・皆得三百八十四五日・大抵無事不書・惟宋寧紀・慶元六年二月・章宗承安五年無・此非無事・自是癸卯文上脫書・若太宗天會四年十一月・宋欽紀靖康元年同・紀聞拾遺作閏八月・乃丁氏誤記・

衞紹王紀・改武定軍節度・案改官見章宗泰和七年・當有奉詔受蒙古貢幣不禮請兵等事・紀文諱耳・詳金源雜與本詩注

大安元年・大赦下當加追尊皇妣李氏爲光獻皇后・傳・案衞王記注亡失・此從王百一采摭外據傳錄及宋紀再補二十六條・宋使此文略去・

譙王下　當加宛王永升爲夔王。傳。

爲太保　末　當加是歲以皇子胙王從恪爲右丞相。左丞孫卽康。右丞獨吉思忠。同爲平章政事。以知與中府承暉爲御史大夫。又。

又　末　當加始稅間架。王維翰傳。

二年。十二月辛酉朔。疑作乙卯。案是年日食。宋在六月。紀在此朔下者。不足校。蓋王百一采摭司天災異十六條中必載此事。而失其月朔。不能定。若用是歲云云例加入。未免形陋。故用古人歲終書閏例注入。似爲月雖差而年尙合。且因比年災異太多。此食反視爲故事耳。養新錄引李氏云。此朔當在前一年。其說實本監本天文志。特文下災變多屬二年。則志中元字乃二字之譌。要之止定朔爲辛酉則可。而日食反差一年。此乙卯上據宋紀九月丙戌朔。下據本紀三年正月乙酉朔。改爲疑朔。

遶事　末　當加是歲譙王永功進封越王。傳。

三年。屯古北口　下　當加詔中都西京路及清滄州並免今年賦稅。程卓使金錄。

端罷　末　當加是歲平章孫卽康致仕。賈益謙爲參知政事。傳。

崇慶元年。封册　末　當加是年命參知政事梁瑨。翰林承旨張行簡。同修章宗實錄。張行信傳。

至寧元年　王維　下　當加翰。傳。

參知政事下當加左丞徒單公弼爲平章政事。傳。

宣宗紀。貞祐三年。前年京兆治中李友直私逃華州。結同知防禦使馮朝。河州防禦判官郝遵甫。平涼府同知致仕楊庭秀。水洛縣主簿宿徽等。團集州民。號忠義扈駕都統府。相挺爲亂。殺其防禦判官完顏八斤及城中女直人。以書約都統楊珪爲府兵所得。珪諱之。請自效。誘友直等執之。麾所招千餘人納仗。阬諸城下。時京師道路隔絕。安撫司以便宜族友直等。至是以狀聞。乃贈八斤及被害官軍十餘人各一官。賻錢三百貫。夏四月癸巳。河東宣撫使胥鼎言。利害十三事。長勝軍都統楊珪伏誅。當作初京兆治中李友直至華州。結同知防禦使馮朝。河州防禦判官郝遵甫。平涼同知致仕楊廷秀。水洛縣主簿宿徽等。團集州民。號忠義扈駕都統府。謀舉兵入援。以書約都統楊珪。安撫使誣以謀反。命珪襲取之。盡族公直等。至是以狀聞。夏四月癸巳。河東宣撫使胥鼎言。利害十三事。鼎傳十三事中有讞獄一條。即指此事。長勝軍都統楊珪伏誅。案文一百八十五字。其間私逃挺亂便宜伏誅等語。前後牴牾。蓋始以安撫之蒙蔽。並遭誣陷。繼以宣撫之申奏。方正罪名。此乃實錄未刪之藁。漫鈔入紀者。此事惟略見于忠義韓玉傳。紀以諸人無傳。故載筆小詳。而前奏失以改正。今考定如左。　又是年陝西安撫使完顏達吉不。副使烏古論。兗州統軍使完顏合打。而公直以下諸人事狀多佚。惟楊廷秀事散見于紀志及他書碑碣者尙可考。廷秀字德懋。華州人。爲大定中進士。中州傳。本由進士出令高陵。入

官補闕。由補闕改修撰。由修撰出刺澤州。由刺州遷平涼府同知致仕。其在諫垣。請轉對移閫。（章宗紀。承安四年六月。類集聖訓。又十二月。編次日曆。又五年閏二月丁丑。在詞垣奏定州縣聽訟條約。（刑志。承安五年十二月丁未。咸蒙辛酉。）道陵俞允。克稱厥職。刺州政績雖不傳。第寺碑所述。（碑石山福嚴禪院記。潛研續跋引之。）隱然以文吏自附。許安仁李仲略。）當亦不甚相下。至致事後復能圖義鄉郡。奮勇勤王。晚節尤可尚。夫金國自大安貞祐以來。四境交兵。圍燕竄汴。中原不知誰屬。忠義之士。誠有不容坐視者。故讀其成皋道中詩云。九關欲上虎豹怒。三徑未歸松菊荒。崒少雲煙聊駐馬。漢唐宮殿兩亡羊。實與韓溫甫檄語。（中州本傳。）同挾悲憤之氣。惜乎時會不齊。竟遭誣陷。與李公直等駢首受戮。士論冤之。他若龍泉碑又。秋澗詫爲奇作。（王惲題陽城北龍泉寺詩後云。萬松亭久廢。手拂短碑看。注碑爲大定間澤州刺史楊廷秀撰。眞奇作也。）又如高陵縣灞靈門等碑法輪寺詩書撰並出一手。其文章字畫。自負尤不淺。而史載闕如。故引所見附志之。

九月。黜衞紹王母李氏光獻皇后尊謚。神主在太廟。畫像在衍慶宮。並遷出之。（衍慶當作啓慶。）案世宗元妃李氏傳無畫像事。且衍慶宮在中都。是年五月已爲蒙古所破。何由有九月衍慶遷出之文。在南京者自名啓慶。

四年　進官一階（下當加）封滄州經略使王福等爲九公。皆兼宣撫使。賜宣力忠臣。總帥本路兵馬官吏賦稅便宜行事。（據苗道潤傳。）

哀宗紀。正大元年。詔諭百官。王惲玉堂嘉話。李翰林欽叔一日與杜仲梁在棊肆中。有司召公甚急。公曰。無他。多是要撰文字。渠留此勿去。少當即來。已而果至。草五百餘字。爲戒諭百官。草詔甚稱上意。適當筆者應奉程天翼。其詞曰。朕新卽大位。肇親萬幾。有猝不易稱者。公遂立國事實爲未明。政令多出統兵元帥尤公協事宜

古西征。宋兵亦罷。中原無事。文恬武嬉。坐俟國亡。豪不知怪。此詔爲哀宗勵精出治之始。欽叔代言。確能指出掌刑典選數條。並及養資考嗜閑逸諸弊。可謂切中朝臣利病。惜乎徒托空言。無補國是。紀傳皆不採。故補注之。

四年。六月進士第下當加是月夏國亡。案西夏傳。正大三年七月。德旺死。明年。王睍年。二夏國亡。交聘表。是年夏遣精方甄匣使王立之來。未復命。國亡。元太祖紀。二十二年丁亥六月。夏主李睍降。宋史夏國傳。丁亥秋爲大元所取。夏國亡。

天興元年。章昌元帥完顏忽斜虎至自金昌。爲上言。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東行之議遂決。昌下爲上當加請西幸便。白撒。案仲德主西幸。白撒主東議。據此順文。則忽斜虎亦勸東幸矣。非也。乃脫字耳。

世紀補。顯宗紀。帝冬獵。集禮守國儀。皇太子起居表。問圍獵事如何。勅言來往日。數從太子所欲。又釋重玉有從顯宗皇帝幸龍泉爭訂刻。天文志。承安三年正月己亥朔日食。淳南柬。太乙三代度師蕭公表云。承安改元。日食正旦。父老懼災。請師作醮于神霄宮。案宋寧紀慶元四年不載。

大定二十一年。七月注以下史闕。當加十一月丁亥月食。案曆志序云。二十一年十一月望。太陰虧食。遂命司天校曆。宋志淳熙八年十一月丁亥同。今據補。

明昌二年．十二月戊子．木金相犯．張行簡傳云．校劉道用新曆．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金木俱在危十三度．道用曆在十三日．差一日．即此．

興定三年．十一月乙巳月食．當作丙午．案志中月食不同．其在十五日者．天德三年十二月丙辰．貞元二年十一月甲子．正隆五年正月甲午．六年七月乙酉．大定四年十一月丙申．十六年三月庚申．九月丁巳．十九年正月甲戌．廿三年五月己卯．明昌元年六月丁酉．十二月乙未．二年六月壬辰．四年九月戊申．承安元年八月壬戌．二年二月己未．三年七月庚戌．泰和元年十一月辛酉．三年三月癸未．五年三月壬申．閏八月己巳．七年正月辛卯．七月戊子．大安元年六月丁丑．十月乙亥．貞祐二年二月庚戌．八月丁未．興定元年十二月戊午．二年六月乙卯．四年五月甲辰．元光元年三月癸亥．是也．在十六日者．天會十一年十二月丙戌．明昌三年四月丁巳．五年十月癸卯．承安三年正月甲寅．五年五月庚午．泰和二年五月己未．四年九月乙亥．八年正月丙戌．貞祐四年二月己亥．興定三年五月庚戌．是也．在十四日者．正隆三年二月乙巳．大定廿二年十一月辛巳．廿六年三月壬辰．貞祐三年八月辛丑．四年閏七月乙未．興定二年十一月壬子．是也．此日據宋志作丙午．上溯癸巳朔．亦當爲十四日．若作乙巳．則十三日矣．有是理哉．

五星並見于西南．案宋寧紀天文志皆無．史楊雲翼傳有五星聚井辨一篇．即此．

曆志序．楊級始造大明曆．案自遼統和以後．中歷金源．下及元至元以前．北中沿用祖沖之大明曆．然大明其號．非其術也．級法當起演紀上元庚寅．距今天會丁未．五年．三億八千三百七十六萬八千六百五十七年．書錄解題云．金大明曆一卷．天會元作大定．十三年所爲．積年三億以上．其拙可知是也．因宋紀元曆而增損之．宋徽紀崇寧五年五月丁未頒紀元曆．遼曆志閏考．乾統六年．宋用紀元曆．玉

海。崇寧二年。命姚舜輔等。復造新曆。視崇天減六十七刻。元曆志序。許衡等以謂金雖改曆。止以宋紀元曆微加增損。實未嘗測驗于天。李謙曆議。以大衍宜明紀元統天大明授時六曆。考驗春秋以來冬至日刻疏密四十九事。紀元大明所定冬至甲子。無不同者。惟陳太建丁酉略差耳。演紀上元甲子。距今大定庚子。二十年。八千八百六十三萬九千六百五十六年。案此趙知微重修曆元也。元志庚午曆作七百五十七年。非。

貞策三　案紀元此下有歲閏。卽上通閏。又有月閏。卽十二歲閏也。惟閏限大明無此法。考紀元閏限。以月閏減朔實。得數。則以十二除通閏。卽得月閏。以減朔實。亦得數。爲大明閏限也。

諸曆赤道宿次。就立全度。頗失眞數。今依宋朝渾儀校測距度分。定太半少曆爲常數。校之天道最爲密近。如考唐用唐所測。考古用古所測。卽各得當時宿度。六十一字。當加入。右東方七宿。行後度文後。必有總結數語。如下文黃道宿度後。卽有前黃道云云一段。此曆例也。本志脫刊。今從紀元文中采補。若據文內有宋朝字。疑爲大明元文。此說未是。蓋宋字乃本字之刊誤。然在紀元固非。在此志恰合也。案赤道宿次。據庚午曆。

日行積度及分　下當加注　先以日甚中積經分爲約分。然後加減之。餘類此者依而求之。

地理志序　建五京。上京路會寧。東京路遼陽。北京路大定。西京路大同。南京路開封。案考異引大金國志云。京都六。留守司五。上

等二處。中等四處。既云五留守。安得有六處耶。不知中都大興自屬總管府。故直云建五京。又此文與考異殊有不合處。非敢立異。本無事于操戈。不欲苟同。或難逃于擿樹平心論之。但求公是爾。

十四總管府。成平路成平・中都路大興・河北東路河間・河北西路眞定・山東東路益都・山東西路東平・大名路大名・河東北路太原・河東南路平陽・京兆路京兆・鳳翔路鳳翔・鄜延路延安・慶原路慶陽・臨洮路臨洮・案宮志云。大興府尹兼領本路兵馬都總管。車駕巡幸則留守。可知總管其常留守其暫置也。

是爲十九路。案考異引國志。十四總管有臨潢。無大興。以爲多臨潢一路。可合二十之數。非也。史志止十九路。臨潢卽北京。自與大定府同爲一路。此志據大定後已罷路。降總管而爲散府矣。俗本于二十路中復有熙河奏鳳等字。尤謬。

散府九。北京路大寧府・興中府・臨潢府・南京路歸德府・河南府・河北西路彰德府・山東東路濟南府・河東南路河中府・鳳翔路平涼府・案考異引國志。散府八處。史云九者。并臨潢數之。此說是也。又志中中山府亦稱定州。而復府無年可考。未免疑節鎭爲散府。第國志選志皆言定州。志文似譌。

節鎭三十六。隆興州利涉・蓋州奉國・義州崇義・寧朔州德昌・豐州天德・錦州臨海・泰州聖武定・遼州瑞州歸德・平州興平・雄州永定・鎭寧州順義・保州順天・鄧州武勝・許州昌武・蔡州安武・滄州橫海・邢州安國・定州定武・衞州河平・密州安化・萊州定海・徐州武寧・兗州泰定・汾州汾陽・代州震武・鳳州鎭西・絳州絳陽・潞州昭義・懷州沁南・同州定國・忻州保大・震武州靖難・涇州彰化・鞏州通遠・

當作四十二。

案本志各路下凡四十二州。而圖經國志皆言三十九。與選志節鎮學合。蓋彼據大定之制。此則以泰和末爲斷故多全與蔡三州。序作三十六。不合。

防禦二十二。肇・陝・亳・陳・壽・鄭・潁・宿・泗・清・洺　當作二十一。案路下州數與國志同。惟蔡當作壽。與選志同。蓋壽乃是衛耳。序作二十二。不合。

刺史七十三。信・韓・澄・潘・貴・德・復・利・建・慶・宏・淨・桓・昌・宣德・武・寧・邊・息・蠡・莫・獻・深・景・威・沃・磁・祁・滑・濉・濱・海・溜・登・濟・邳・曹・恩・濮・開・忻・石・管・隰・吉・解・澤・遂・沁・商・虢・乾・耀・德・順・丹・坊・環・蘭・寧・原・洮・　當作　七十六。案路下州數七十六。止多昌息裕三州。耳國志有撫遂壽三州。而無桓昌息裕四州。作七十五。非也。

縣六百三十二。加于舊五十一。　當作　六百三十九。案國志併作六百八十三。第考本志上京六。咸平十。東京十七。北京四十二。西京　四十・改入一縣・當作　四十一。中都四十九。南京　一百八・削三縣・當作　一百五。河北東路三十。河北西路　六十一・削一縣・當作　六十。山東東路　五十三・削二縣・當作　五十一。山東西路三十七。大名路二十・削一縣・當作　十九。河東北路　三十九・改出一縣・當作　三十八。河東南路　六十九・削四縣・當作　六十五。京兆　三十六・增一縣・當作　三十七。鳳翔三十三。鄜延十六。慶原十九。臨洮十五。統校多七縣。至考加舊五十一。太祖一縣。泳州之新城。太宗二。肇州之始興。廣寧之開陽。熙宗十一。濟州之利涉。咸平之新興。清安。遼陽之宜豐。潘州之章義。遂溪雙城。復州之化成。大定之武平三韓。臨潢之

長寧海陵不詳。世宗十五。遂陽之曲江宜春。淨州之天山。撫州之柔遠。大興之寶坻。薊州之永濟。涿州之定興。霸州之信安。保州之滿城。安州之葛城。唐州之桐柏。獻州之交河。保德之保德。保安之保安。綏德之清澗。章宗廿二。成平之玉山。蓋州之秀巖。錦州之神水。廣寧之奉先。興州之宜興。撫州之集寧。豐利威寧。宣德之宣平。桓州之清塞。雲內之雲川。涿州之奉先。平州之撫寧。安州之溫城。清州之靖海。滄州之利津。眞定之阜平。太原之徐溝。衞王不詳。統校得五十一縣合。

京府州凡百七十九。當作一百八十三。案考異引國志數合。以爲足訂史誤。未必然也。

貞祐興定廢置。案宣宗朝各路州升防禦爲節鎮者八。亳。宿。解。澤。升。刺史爲防禦者六。汝。通。沁。華。秦。河。

升縣爲府一。霸州信安爲鎮安府。

升縣爲州二十八。石。邑。固州。城。毅州。化。成。金州。山。陰。忠州。渾。源。渾源州。馬。懷仁。雲州。靈。邱。成。州。定。安。定安州。延。津。延州。蘇。門。輝州。孟。津。淘州。孟縣。孟州。永。成。永州。樂。平。皐州。獲。鹿。鎭。寧州。五。臺。臺州。林。慮。林州。繁。時。堅州。霍。邑。霍州。永。平。完。翼。城。翼州。涉縣。崇。州。西。寧州。沁。源。毅州。韓。城。楨州。整。屋。恆州。定。西。定西州。南。陽。申州。

升寨爲州一。晉州。西張寨爲。

升鎭爲縣三。厥。堌。鎭。升。永。固縣。桃。園。鎭。升。淮。濱縣。升。陽。門。縣。陽。門。鎭。

降州爲縣一。莫。州。降。鄭。縣。亭。

升州爲府一。絳州升晉安府。

皆入注中。至衞王大安。改景州爲崇慶。州縣。鎭。

閒事。亦皆不改正文。因志例以泰和爲斷也。

上京路。國朝張賁白雲集。東京記云。東京公館。西南六十里曰沙嶺。嶺東十餘里有古城。馬。土人相傳曰東京。蓋金祖故都也。道中遠望。其上常有雲氣變幻。如樓臺宮闕狀。稍近之。鬱鬱葱葱。無復雉堞。頹然短垣也。舍。圍環可三十里。聚即而視之。無有也。古城甃石爲基。土壝高丈許。又如煙井廬。萬家也。城門石路。車轍可存。南門內故址。似宮殿三重。前一重規模宏敞。礎方廣三尺餘。層級可辨。前列五臺。有六。今高二丈許。似京師殿。南向正中。無別有道。東西二闕門。塔墀陛。壝。後二重無制。

小部落軍伍所舍。左右石井二環。列白石砌八角形宮室。明堂無存以外敗瓦亂甃三衢在。檄俟葬中可識時。有旁丹碧壘琉似璃錯皆文出。。開雜畫莊存漢蓋款識。學。碑也人。取想以像爲玩當時。今建掘地荒蕪斷碑。重。學有崇下儒瞰如壘城。儒城生盛大于河東觀十繞城字而。。東然而法相橋莊。亂石橫亘工水中巧。。今城南有其首古寺好。事鑽者石裝而大佛之。高丈前有有石六尺浮屠。八風雨侵蝕郭。。外菩薩平曠斑方紅石藻芙。蓉秋芳之交。墓。芙。蓉夏。秋芳之有古。墓郭

古必刺・永成傳孟買必刺・永升傳按出虎必刺・徒單鎰傳蒲魯吉必刺・完顏伯嘉傳訛魯古必刺・僕散端傳火魯虎必刺・完顏仲元傳洮委必刺・完顏蒲剌都傳按出虎必刺罕・完顏阿里不孫傳泰申必刺・烏林荅與傳納鄰必剌・烏林荅暉傳作納鄰河・完顏合達傳吾改必剌・凡屬猛安謀克者皆是。又徒單貞傳忒黑闥剌。章后傳同。當卽必聲之轉。至歡都傳有斡剌水。殆自爲水名耳。此稱與阿鄰山也義同。國語解失載。

中都路。張匯金節要云。燕山之地。易州之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卽金人來路也。

改爲中都。元統志。舊城中東南西北二隅。坊門之名四十有二。西開陽坊。南開遠坊。北開遠坊。清平坊。美俗坊。廣源坊。廣樂坊。西曲河坊。宜中坊。南永平坊。北永平坊。北坊。北揖樓坊。南揖樓坊。西縣西坊。蒙蔭坊。常寧坊。永樂坊。西甘泉坊。東甘泉坊。玉衣錦坊。延慶坊。廣陽坊。顯中坊。歸厚坊。薊賓坊。常清坊。西孝慈坊。東孝慈坊。玉田坊。定功坊。辛店坊。郁鄰坊。會仙坊。通和坊。時和坊。西南東北二隅。奉先坊。富養坊。來遠坊。通樂坊。親仁坊。東開陽坊。招商坊。慶壽坊。會通前坊。石幢坊。北薊馬坊。銅馬坊。南薊寧坊。北薊寧坊。南春臺坊。北春臺坊。齊禮坊。咸寧坊。爲美坊。東縣西坊。舊門之名二十。東曲河坊。康樂坊。齊仙露坊。案此四隅六十二坊。爲金源中都各坊之名。

大興府上。晉幽州。遼會同元年。陞爲南京。府曰幽都。仍號盧龍軍。開泰元年。更爲永安。析津府。天會七年。析河北爲東西路。時屬河北東路。貞元元年更今名。六十字當作大興府上。晉幽州。遼爲析津府。天會七年。屬河北東路。置盧龍軍節度。海陵貞元元年。改曰永安。二年更今名。置府尹。兼領本路兵馬都總

管都轉運司。車駕巡幸則置留守司。案志文顚竄疎漏不可讀。析津文上永安二字。初疑衍文。考諸他書。得數事焉。知爲海陵所立之號。元好問續夷堅志云。海陵天德（當作貞元）初卜宅于燕。建號中都。易析津府曰大興。始營造時。得古錢地中。文曰永安一千。朝議以爲瑞。乃取長安例地名永安。改東平中都縣曰汶陽。（志東平府汶上縣注本河南永安縣曰芝田。志河南府芝田縣注宋中都永安名中都。貞元元年更。貞元元年更。）元一統志。舊燕城四坊。又元耶律楚材庚午元曆步晷漏篇云。冬至永安晷漏。又世宗紀。大定十三年。語宰臣曰。海陵遷都永安。是貞元首改永安。確有明據。緣海陵此名。改止年許。而史家于本紀貞元改元文下。漏去此事。直書改燕京爲中都。府曰大興。二年遂無復改之文。幸此志刊本顚竄中。尙有未盡抹去之字。稍可援據。乃悟志文貞元元年更名者。永安也。大興縣注中貞元二年更名者。大興也。且其文例。全與各京路首府志載不同。尤屬疏漏。爰疏其沿革。並詳官制。以考定其文。

霸州。遼益津郡。（當作）宋永清軍。案弔伐錄云。天會四年十一月。宋主與河北河東兩路交地使敕。河北路末有霸州。史高彪傳。伐宋還。屯河朔。破敵于霸州。宗望傳。天會四年。伐宋還。命將屯安肅雄霸廣信之境。閻母傳同。玉海。境外州軍云。永清軍。燕山府。清類天文書云。政和三年升永清軍。靖康初入金。天會七年。置信安軍。屬河閒路。貞元二年。屬中都路。方輿紀要云。永清縣。石晉沒于契丹。周世宗復取之。宋初爲霸州。景祐二年。併入文安。金復置。以上屬氏遼史拾遺所引。又云。永清自周世宗復取後。已入南朝。宋史。政和三年。賜霸州郡名永清。不當存。遼志亦一證。

南陽注清泠水下注當加正大三年升爲申州。分內鄉縣地立鎮平縣屬焉。案元地志。南陽府。金升爲申州。有南陽鎮平二縣。元好問遺山集。南陽縣署上梁文云。改隸新州。夾谷士剌銘云。正大三年初置州。輟公爲刺史。房周卿、齊壽之、張昉亦刺申州。王國綱、王鶚皆同知申州。西夏王立之。申州人。滹陽阿傅。申裕兩州已降元。郭德海傳。癸巳取申唐二州。又合達傳。會大軍于鎮平。遺山集。有鎮平縣齋感懷覓酒寄筆書事寄家等詩。有自鎮平罷歸西山樂府。嘉靖河南志。南陽府西南七十里爲鎮平縣。東至南陽縣界四十里。西至內鄉縣界五十里。南至鄧州界四十里。北至南陽縣界五十里。

河北西路。滑州。本南京屬郡。大定六年。割隸大名府。案太宗紀。天會四年正月。下濬州。渡河取滑州。二月。以二州與宋弔伐錄。是年十一月。畫河議定。河北路指揮有濬無滑。以地在河南故也。河渠志。大定八年。河決李固渡。至十年。宋使范石湖至金。有舊滑州詩。注云。在濬州側積水中。爲河所淪已久。而此乃六年割隸。其間淪河改置。幷南北分屬。皆無可稽。惟考大金國志熙紀云。皇統五年九月。河決李固渡。漂居民五千餘家。又上文衞州胙城縣注云。本隸南京。海陵時割隸滑州。始知此州早陷于皇統。復置于海陵。至大定始改屬河北耳。又圖經云。胙城至沙店河南鋪四十五里。沙店至滑州四十里。滑州至濬州二十五里。則滑在河北矣。蓋棣自正隆後歸宋者。與海陵置州似合。又禹貢錐指云。宋史。隆興再請和。以成大充金使。孝宗隆興之元二。卽世宗之三四。是誤以范使在三四年。欲與本文

六年割隸合。未免失檢。

山東東路。海州。秋澗集雜著。王西溪云。遺山錄册中言。東平范尊師庵內。見化訛王先生說。海州爲吏時。歲貢糟薑糟蟹海棠。海棠出州東入海八百里夷島。島是龍宮。地生海棠作矮樹。花色深紅。大如菜盌。面百葉。香韵殊絕。開時可待一月久。既衰。不落而萎。每歲貢中移百本。入海州御園。明年再移百本。而以先所移者供御。每花一金鍍牌記之。花乃得入州官民家。花必三葉承之。重九開。案文失載貢產。

濟陽。考異引元于欽齊乘云。金初劉豫割章邱之標竿鎮及臨邑封圻之半置濟陽縣。大定六年。當是初避金主允濟諱。改曰清陽。允濟遇弒。復舊名。衞王事迹屯失其傳。以濟陽永濟之例推之。則濟南府亦當改易。案齊乘之言。臆說也。本志濟陽注中無明文。若眞諱改。則下文濟州。與曹州之濟陰。清州之與濟。孟州之濟源。亦應在改例。何皆無之。惟大安詔書。元有與朕名不連續不必別改之旨。非若永濟務永濟縣連名之改豐閏也。考異引此。并疑及濟南。未免過信臆說。

京兆府路。案史稱陝西者。兩路之名。志列京兆者。五路之號。金自收永興秦鳳熙河涇原環慶鄜延六路。至皇統二年。始併秦鳳熙河爲熙秦路。見奚毚畣迪等傳。僕散忠義傳。又併涇原環慶爲慶原路。見張中彥傳。乃稱四路。元志。宋爲六路。金併四路。大定二十七年。復分熙秦爲鳳翔臨洮兩路。此志五路本之。其稱五路者。惟見石抹元毅傳。餘傳或稱諸路。如張中孚傳。或稱一路。如統軍。提刑。宣撫。都憲等傳。按察等文上皆是。而海陵天德二年。置轉運司。始分陝西東西兩路。如丁暲仁。程輝。李偲。大定十七年。詔免十路租稅。亦作兩路。大安三賀。楊庭。李完等傳。

一年簽兩路匍崇慶元年東路元光元年西路正大四年東西路大抵明昌以後諸列傳未有目及五路者其東西界至無明文惟官志百官俸給從九品文內有東路德順州西路原州之說約略如此

京兆府　興平秋澗集雜著興平閻本說古今名畫像皆曰興平閻本興平京兆縣名而曰閻本初不解其旨近襄陵吉仲和過予觀壁間李衞公東坡等像曰此正興平縣學所臨者嘗聞諸進士武功張敦君美云金大定間某人自秘書郎出宰茲邑悉取平日寫摹秘府眞像而圖形焉故有閻本之目案此乃逸事頗雅馴故附入

耀州　鎮二下當加富平　案宋志永興軍路耀州富平縣元志奉元路富平縣遺山集朝散胡公碑有富平主簿考此州下不見改革不應脫載

河渠志　二十六年八月黜戶部侍郎王寂爲蔡州防禦使　案寂字元老有拙軒集行世是年爲大定丙午寂自被黜後卽於殘冬抵蔡任集中思歸詩初到明年三月得赦音世宗紀二十七年三月癸卯朔萬春節辛亥皇太孫受冊赦集中萬春節宴罷述懷詩丁未肆眚等詩可證至明昌元年內召集中有謝帶笏表爲中都轉運判志明昌三年章紀五年正月後攝禮部終壞塞一則秋澗集烏臺筆補論塞絕沁水狀京兆志

二十七年衞州河水入城秋澗集黃沁北泛滎汜州城水至浮圖第一級此先事之驗也四府開封河南河中十六州懷同衞徐孟鄭滑濬滑睢曹單解開濟陝四十四縣延津封邱祥符胙城杞長垣宋城寧陵虞城孟津河東河內武陟朝邑汲新鄉滎澤原武汜水衞輝獲嘉彭城鄄鄲河陽溫河陰滎澤濟陰白馬

襄邑・沛・單父・平陸・濮　案文止四十二縣。其間不帶倚縣者府一・河南・州七・同・滕・鄭・解・濟・陝・陽・嘉祥・金鄉・鄆城・　案文止四十二縣。其間不帶倚縣者府一・河南・州七・同・滕・鄭・解・濟・陝・陽・嘉祥・金鄉・鄆城・　案文止四十二縣。其間不帶倚縣者府一・河南・州七・同・滕・鄭・解・濟・陝・陽・嘉祥・金鄉・鄆城・　案文止四十二縣。其間不帶倚縣者府一・河南・州七・同・滕・鄭・解・濟・陝・陽・嘉祥・金鄉・鄆城・　案文止四十二縣。其間不帶倚縣者府一・河南・州七・同・滕・鄭・解・濟・陝・陽・嘉祥・金鄉・鄆城・

如濬之黎陽、陝之陝、皆倚縣。應有河防、又開封之陽武、曹州之東明、定陶、恩州之武城、皆舊設掃官者、必有脫載。

用二十萬工。作十當千。　案下文濮役五十日、五年畢工、計每日當用八萬人、較之十二年六十六萬工・十八年六十九萬工・二十年一百七十九萬工・二十九年六百八萬工・相去甚遠、眞大役也。

漕渠。恩州之臨清縣亭、景州之將陵東光、清州之興濟會川、獻州及深州之武強、是六州諸縣。三十四字

滄州之清池南皮、恩州之臨清縣亭、景州之將陵東光、清州之興濟會川、獻州之樂壽、深州之武強、是六州諸縣。　案文止五州、係脫載、據地志補。

禮志。皇帝版位。王涇大唐郊祀錄・雜儀云・凡郊廟行事・版位皆黑質赤文・天子方一尺二寸・厚三寸・太子方九寸・厚二寸・公卿以下方七寸・厚一寸半・皆題某官某品位・奉禮郎先設之・案官志、奉禮郎掌設版位。

功臣配享。天德二年、配享功臣。　案諸功臣與傳合者、斜也呆斡魯、阿思魁忠、斡離不、宗望、闍母五人是也。而撒改辭不失、粘哥、宗翰、婁室、銀朮可五傳、皆不書。更考斡魯古、蒲家奴兩傳、並云是年配享太祖、則不止十人。

習失。當作習不失。　案習不失傳、明言大定三年配太祖。蓋此文中二人之名、始結互錯。下八年・十八年・明昌

四年同。考異未檢及此。其兩辭不失云云者。不足據。王彥潛撰婁室碑。亦訛習失爲習不失。思敬傳同。

圖畫功臣。案志主配享兼及圖畫爵謚。惟撒改、宗雄、韓企先三傳。配位封爵贈謚圖像四事全載。三書爵謚配者。宗翰、習不失、銀朮可、撒離喝也。爵謚圖者。習失也。兩書爵謚者。宗望、闍母、斜也希尹、斡魯古也。配爵者。宗弼、婁室、阿离合滿也。止書爵者。完顏忠、劉彥宗也。全不書者。斡魯也。

二十二年。增皇伯太師遼王斜也撒改宗幹宗翰宗望。其下以次列。王下當加宗幹。案世宗之與斜也。乃皇叔祖。不合稱皇伯。又斜也等並已見上左右廡。不合言增。又此撒改下忽有宗幹名。而上文無之。始知皇伯太師遼王。自屬宗幹。志文脫刊耳。蓋宗幹爲海陵之父。追尊帝號久矣。無由入圖配之列。世宗是年四月。以削[illegible]肅詔中外。本傳。追削後即封皇伯太師遼王。集禮云。據舊容。擬改衍慶宮。服色。世宗念功。當必隨詔第功增入者。夫然後斜也本以右廡之二。進列左廡之一。撒改退次右廡之一。宗幹左二。宗翰右二。宗望左三。所謂其下以次列也。下文明昌定次本此。習失傳同。

金源郡王。紇石烈志甯。案考異云。百官志。紇石烈例封廣平郡。志甯傳。亦云。封廣平郡王。此稱金源疑誤。非也。考志甯傳。十一年北征。還封廣平郡王。世宗紀不書。更考七月宗敍薨後。志甯代征。往返約在十月。又言郊祀覃恩。進封金源郡王。不兩月間。以勞以恩再進封。夫封王尊之也。廣平改金源。親之也。與程琢以功賜姓夾谷。奏請更賜完顏。見伯嘉傳。及移剌衆家奴賜姓完顏。夾谷清臣賜同本朝人同例。

著爲令。案志中僕散忠義謚武莊。紇石烈良弼謚誠敏。石琚謚文憲。皆失書。又李石、徒單克寧、紇石烈志寧、張浩、紇石烈良弼、宗敍六人。皆明昌五年增配。僕散忠義、石琚、唐括安禮、徒單合喜四人。皆泰和元年增配。不得概列明昌四年下。又丞相襄張萬公乃大安元年配享章廟。克寧復同時改配。僕散端、完顏承暉。乃正大三年配享宣廟。則在南京志并不書。並屬率略。

# 金源箚記卷下

烏程施國祁學

禮志。上尊謚。應變若神。下當加皇曾叔祖太師道口知言。智窮博識。始搆經營之力。卒成奄宅之勳。案文叙肅宗事。刊本因兩曾叔祖止載穆宗一段。脫去此文。據集禮補。

原廟班首降階復位。下案南北本皆存空白一頁。今補。同執事官再拜訖。退。十五年二月。有司言。東京開覺寺。藏睿宗當祖。作世。皇帝皁衣展裹眞容。勅遷本京祖廟奉祀。仍易袍色。明年四月。詔依奉安睿宗禮。奉安世祖御容於衍慶宮。前期。有司備香案酒果。教坊樂。至日質明。親王宰執率百官公服。迎引至衍慶宮。凡用甲騎百人。傘二人。扇十二人。香輿八人。綵輿十六人。從者二十四人。執事官二人。弩手控鶴各五十人。贊者二人。禮直官二人。六品以下官三十員。公服乘馬前導。奉安訖。百官再拜。禮畢。退立宮門之外。迎駕朝謁。十六年正月。有司奏奉勅議世祖皇帝御容當於何處安置。臣等參詳衍慶宮卽漢之原廟。每遇太祖皇帝忌辰。百官朝拜。今世祖皇帝擇地修建殿位。庶可副嚴奉之意。從之。乃敕於望武殿東西興建世祖太宗睿宗殿位。既而復欲擇地建太宗殿於歸仁館。有司言。山陵太祖太宗睿宗共一兆域。太廟世祖太祖太宗睿宗亦同堂異室。今於歸仁館興建太宗殿位。似與山陵太廟之制不同。詔從前議。止

于衍慶宮各建殿七間閣五間三門五間乃定世祖殿曰廣德閣曰燕昌太宗殿曰丕承閣曰光昭睿宗殿曰天興閣曰景福十九年五月六日奏告七日奉安執事禮官三人每位香案一祭器席一拜褥一盥洗一大勺筐巾全前一日太廟令率其屬埽除宮內外又各設神座

樂志雅樂諧者而用之（秋澗集盧龍趙氏家傳）司正府君子侃曰和之爲協律郎金未南遷校量經律獨黃鍾抑而不揚既至汴林鍾復賓雖更鑄尙然歎曰八音與政通陰陽消長所在可以卜時之治忽中興其不竟乎既而金亡案金人議律甚少史有厤志而無律志至南渡尤略故補

樂舞名數元史樂志樂服注云金大常寺掌故張珍所著列代世範載金制舞人黑彩囗囗襖有黃插口左右垂之黃綾抹帶其彩以紬爲之胸背二答兩肩二答前後各一答皆彩色繡養鸞盤飛之狀口之于彩冠以平冕亦有天板口圈天門納言以紫綃標背銅裏邊圈前後各五旒以青白玉石珠相間案志文不詳舞人服色制恐未備故錄

輿服志承安郊祀玉堂嘉話金道陵元會圖及郊天儀仗圖郊天圜丘圖曾聞某官說當時掌禮者房千里中外幾用三萬人未知方澤制度與此何若案下文云七千五百四十八人則千說夸矣

儀鑑鶴林玉露云絳之制以小鈴十繫之拔式名曰儀鑑黃金塗金白金三等

兵志即此曹也案此即在京號飛虎軍者見哀紀及外有陝西勇敢軍衛紀安三年大華州長勝軍宣紀白撒傳貞祐三年陝州振威軍興定元年邳海決勝軍又三年鐵瓦敢戰軍僕散安貞傳保德振威軍倫傳古里甲石洛陽憨子

軍。強伸傳・又救駕軍。兀林荅胡土傳・又熊虎軍。徒單兀典傳・陝州破敵軍。又傳・徐邳義勝軍。承立傳・單州鎮安軍。粘合荊山傳・息州虎子軍。婁室傳・東平宣銳軍。遺山集・夾谷完顏綱碑・陝西綏翮翹軍。俱本傳・仲元花帽軍。阿鄰黃鶴袖軍。等。志皆略去。

爲總領云。查新錄・汪秀峯收得金宣宗年號・其時中都陷沒・南遷于汴・故有行宮禮部之稱・金史百官志・禮部造・與定不知何義・當取周興嗣千字文編號耳・亦見提控字・未有以提控爲專署者・榮字案提控之名。史中如刊修畫像鎮撫急遞諸門等文上。皆如此二字。乃屬虛文。非若提領提舉之爲實職。又熙宗世宗有詳定詳校所。章宗有講議所。宣宗有招賢所。雖暫立即罷。皆有官稱。惟提控所官不經見。今所印可據。知當日必有此稱。史文略耳。考移剌福僧傳。乞敕按察使專一體究。宣差提控。嚴勒禁治。計其時在泰和末年。已有此名。諒無所印。至貞祐南渡。兵力益弱。必倚此軍以爲重。以是禮部始有編號遞給等事。然此所乃專領義軍者。山寨招募。自相統攝。不屬州縣。與正軍不同。故有正官幷領此軍者。則以對品兼充。有白身推領此軍者。授以對品官職。其級次自謀克千戶萬戶副統都統提控而上。凡六等。若詔授者。則加宣差字。領軍約四千八百人。總領從宣便宜。又因事各殊其號。此制詳古里甲石倫蒙古綱兩傳。惜此軍多勇猛兇悍盜竊亡命之徒。且有乃滿羌渾雜其中。尤喜鷙狠淩奪。初雖建功。卒以致敗。是以胥鼎請別立彈壓訓練等官。李革陳規請罷爲將帥。以畀州縣。其意深矣。今考其制。義軍都提控。貞祐二年設。以經略節度刺史充。

副提控以同知節度總管兼都統正七品副統正八品萬戶正九品千戶正班謀克雜班　又官志載入元帥府文下惜未詳備故附于此

食貨志　大定通寶孔行素信齋類纂云大定錢背上有卯酉字吾衍閒居錄云大定錢每錢重一錢者爲眞惟酉字在上者佳案今所見者背文載大定通寶四字上下左右讀之漫上有申酉字校正隆差大楷畫亦工又比從友人處復見大定上申錢四年甲申下申錢十六年丙申上酉錢五年乙酉下酉錢十七年丁酉又銀大定錢色光白輪郭較大皆正書又見泰和重寶篆書當五十者

銀每錠五十兩　會編宣和五年四月定交賞軍銀兀室遣人將到稱一連云舊例交割銀五十兩五分注謂分錢者皆不曾受直到五十一兩方受　宣和錄靖康元年十二月三日金人需犒軍金百萬錠銀千萬錠十五日開封府等處鎔金銀共四千鑪每錠各五十兩粘罕嘗云京城總七百萬除高力下戶甯不出金銀一錠耶齊東野語紹興歲幣云歲前三日先齎銀百錠過淮呈樣案集韵錠待頂切說文銅鐵樸也史文中多作錠惟禮志末銀三錠鄱陽傳銀一錠皆錠字之譌蓋錠字始見于元史

自一錢至四錢同見銀流轉元豐類藁本朝政要策云以開元通寶錢肉好周均者校之十分爲一錢十錢爲兩又云以御書淳化三體錢磨令與開元錢輕重等定其法爲新式頒之天下宋律厤志淳化三年內藏庫使劉承珪言太府寺舊銅式自錢始則傷于重請別制法物至景德中重加參定而權衡之制益備其法取漢志子穀秬黍爲則廣十黍而取累以一黍造一錢半及一兩等二稱以御書眞草行三體淳化錢較定實重二銖四累爲一錢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

爲一稱之則。案此錢爲銖兩之名。宋志已改二銖四粟定一錢。爲分兩之中數。而會編載兀室稱式。尙云五十兩五分。五十兩十分。是初年未用宋法也。此文一錢四錢。及選志武舉條之重七錢竹箭。則皆從宋式。

入粟濶度牒。大定進納寺觀名額。滹南集。清虛侯公銘。大定二年。凡釋道之居無名額者。許進輸賜之。寰宇訪碑錄云。南魯邨廣嚴院記。洪明院牒。後峪邨彼岸院記。二年二月。圓教院禮部牒。又九月。泗州禪院幷記。又十月。妙因院牒。又十一月。法明院牒。清淨院牒。又十二月。敕賜萬壽院牒。普恩院牒。又無月。勝嚴院牒。雍傅邨福勝院記。三年正月。洪濟禪院牒。又七月。靈泉觀牒。又九月。寶峯院牒。又十一月。福嚴禪院禮部牒。又十二月。龍泉寺碑記。洪福院記。大明禪院牒。靈感寺牒。又無月。洪福禪院牒。清涼禪院牒。四年四月。莊嚴禪院牒。又五月○金石萃編跋云。陝西牒凡十四。起于大定二年迄四年。時世宗用兵契丹。暫行此制。想四年以後卽停也。洪福院牒。又六月。福勝禪院牒。又七月。龍泉院記。又九月。正覺寺牒。又十月。大雲勅黃碑。又無月。普照寺勅牒碑。五年正月。白蓼邨興國寺記。又五月。普安禪院牒。又八月。壽峯寺牒。又十月。○壽峯寺尙書禮部牒。尙書戶部差委京兆府發遣所。據本府長安縣豐邑鄉胡邨古平等寺主僧祖安狀告。見住平等寺。係是古寺名額。文字失去了。當別無執把。今已納訖。合著錢數。大定三年七月日。令史向昇押。主事安假權郭押。奉勅可特賜壽峯寺。牒至准勅。故牒。中散大夫行太常博士權員外郎劉押。中散大夫行員外郎李。宣威將軍郎中耶律。侍奉議大夫禮部尙書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修國史王。前住持親教和尙講百法論勸緣沙門法才置額。大定五年十月十五日。廣福院尙書禮部牒。七年八月○潛研金石跋尾續云。澤州陽城同爲力管句置額小師祖安。昇立石。宋壽隆邘。壽峯寺主管句勸緣沙門祖安。

縣海會院僧宗暉狀告．晉城縣周邨社次西有舊下院佛堂一所．別無名額．已納錢一百貫．乞立廣福院．勘合是實．奉勅可特賜廣福院．准勅故牒．大定三年十一月初六日．月日之下．有令史主事二人押．牒後列銜五行．曰奉議大夫太常博士權員外郎劉．曰中散大夫行員外郎李．曰宣威將軍郎中耶律．曰侍郎．曰中奉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修國史王．其署押者．尚書者彰德．王競無競．郎中以下．惟員外郎劉一人．侍郎．攷其時任不書姓者．闕員也．惠濟院牒．又十寶峯院記．十三年五月．清涼院勅牒．十四年五月．福勝院勅牒．十六年正月．半巖庵瓶修大明禪院記．又九月．勅賜存留寺碑．二十年七月．興教院勅牒．二十四年．隆昌寺牒．二十八月．重書旌忠廟牒并記．明昌五年．壽聖禪院牒．又六年．仰天山文殊寺勅牒．又七年正月．

案前所錄壽峯寺牒．前年曾記將萃編陝西十四牒．錄副存考．寓災後元編併副錄．皆不得見．此復從友人處借鈔者．與廣福牒同年先給．四月後五行列銜畫同．潛研跋尾．考定禮部尚書爲王競．甚核．惟考郎中耶律．當即移刺道名按考．本傳．改禮部郎中．從討竊斡．在大定二年．交聘表．六年使高麗．猶右司郎中．遼國語解云．以契丹字書者曰移剌．以漢字書者曰耶律．太常博士劉．當即劉璣仲璋．見傳．此則潛研未檢及處．其云行博士員外郎者．官志散官高于職事帶行字是也．主事安．假權郭者．與廣福牒小異．官志．禮部主事止二員．殆分掌其事．故有給假者．即有權領耳．又考莊嚴牒文有南征字．是與宋交兵．萃編云．用兵契丹．說亦未備．又據志文五年悉罷．而訪碑所載．五年後逮明昌末．尚有十餘碑．因錄止記末行立石之年．而略其前行給牒之歲故也．

承安二年．賣寺觀額．寰宇訪碑錄．定州瓶建圓教院記．承安三年三月．魏夫人賜靜應廟牒．又四年五月．劉郁洪福院勅牒．泰和二年．玉泉禪院牒．大安元年．洞眞觀勅牒并記．又二年十月．兩城山與國禪院牒．崇慶元年．賜與國

洪法寺額牒。貞祐二年九月。普照禪院敕牒碑。又二年十月。岱岳觀勅牒。又二年。神應觀勅牒。又四年。案碑錄自承安迄貞祐皆有之。更考遺山集竹林禪院記云。院在永甯之白馬原。龍門僧廣以興造自任。興定中。請于縣官。得今名。則興定亦有之。蓋國家自承安以後。財用不支。斂爲經費。著諸令甲。故自此文後不再及之也。

選舉志。凡詞賦進士。案天會十年會試題。好生德洽民不犯上賦。范成大攬轡錄。十二年會試題。天下不可以馬上治賦。王寅通紹興和議。甲部曲錄。天眷二年會試題。君子能進人之情賦。部曲錄。皇統二年會試題。日月得天能久照賦。同上。天德三年會試題。天錫智勇正萬邦賦。同上。貞元二年會試題。尊祖配天賦。張景仁覆永固傳。鄭子聃傳。御題王業艱難賦。部曲錄。正隆二年會試題。不貴異物民乃足賦。忠臣納孝子詩。憂國如飢渴論。仆散汝弼傳。五年會試題。事不避難臣之職賦。御題賞罰之令信如四時賦。仆散汝弼傳。大定三年解試題。建官惟賢天下治賦。府試題。立政作人不惟官賦。省試題。夙夜求賢務在安民賦。殿試題。所治臨制則臣民咸服賦。部曲錄。十三年御試題。周德莫若文王賦。遺山集碑。十九年御試題。易无體賦。同上。泰和六年御試題。日合天統賦。賈鉉傳。大安元年御試題。獲承休德不遑康甯賦。省試題。儉德化民家給之本賦。河東府試題。聖人有金城賦。續志。夸堅至甯元年御試題。臣作股肱弼予達賦。成績紀太常詩。同上。又部曲錄。王彥潛亶時狀元。是年出文以足言行乃遠賦題。孫用康亶時狀元。是年出仁爲道遠行莫能致賦題。未定何年。

又（中州集）李端甫傳注三王內恕及人榜未知爲試題否。

宏詞科。案（商紀）大安元年五月試宏詞（遺山集）（水興定二年五月十六日有試宏詞詩）正大元年五月應宏詞有章宗鐵券行引秦王撿簒建德降王世充露布擬賀登寶位表擬立東宮詔擬除樞密使制擬御史大夫讓樞密使表擬除司農卿制西山晴雪詩（中州集）魏搏霄中明昌宏詞又史公弈再中宏詞梁持勝宏詞中選又李欽叔宏詞優等又盧元輿郭徽周詢張復亨同試宏詞又（藏春集）詔詞臣作唐用董重質誅郭誼得失論貢爲第一攷本志是科明昌元年始立在官六品以下許薦試貢在明昌開爲翰林修撰從六品此亦當爲宏詞題也。

百官志序。經略司。完顏蒲剌都傳貞祐初置東西面經略使就充西面經略使上言新設經略移文西京太原河東取軍馬大數並稱非臣所統州郡皆不欲屬經略使遂罷官烏林荅乞住傳貞祐初改興平軍就充東面經略使尋罷地志中都路平州（貞祐二年四月）置東面經略司宣紀（貞祐二年八月）罷此以中都爲界分東西面乃大經略也又（貞祐四年六月）罷宣撫更置經略使張甫傳（興定二年）爲中都東路經略使三年張進爲中都南路經略使靖安民傳（興定三年）詔瘸驢自雄霸以東爲中都東路經略使易州以西爲中都西路經略使又西京路經略使劉鐸此分路之經略也又紀（貞祐四年九月）代州醜和尚（興定元年四月）孟州宋子玉從坦（八月）海州阿不罕（二年五月）萊州轉奴（四年三月）海州陳兒（四月）祁州段增順（七月）滄

州王福。十一月。黃陵岡石虎。元光二年八月。邳州六哥。及列傳之仲元商州。阿鄰輝州。霆單州等。不一而足。此分州之經略也。案此司爲宣撫所改。又爲節度招撫及知府事所兼。本志不載。故敍于此。

公主縣號　樂安。益都。清平。大名。幹女降。宗蓬萊。登州。榮安。咸平棲霞。登州。壽光。益都。靈仙。蔚州。壽陽。宗本女。封。鍾秀。廣甯。惠和。大定。永甯。嵩州。慶雲。咸平。集禮。大定七年奏改。壽安爲慶雲。靜樂。管州。宗福山。登州。隆平。沃州。德平。德州。文安。霸州。福昌。嵩州。順安。鹽州。樂壽。獻州。靜安。深州。靈壽。本女。封。宗大甯。隰州。聞喜。解州。秀容。忻州。宜芳。嵐州。眞甯。甯州。嘉祥。濟州。幹女。封。宗金鄉。同上。華原。耀州。集禮。大定十四年奏改。昌樂。永樂。爲金鄉。華原。

案公主縣號可考者五人。餘不著。史略耳。惟宗弼女永安縣主。不在三十縣數。宗本女混同郡君。宗望女壽甯縣主。宗幹女永平縣主。不詳地屬。海陵所封昭甯公主。即壽甯。壽康公主。即靜樂。率取美名。亦非郡縣。又上號乃郡縣主名。若公主封國。史不著表。附考之。如畢國。訛論。太祖女。嫁烏古論。見元忠傳。鄂國。大定七年。集禮。奏旨。宗峻女。嫁唐括。見本傳。又女。嫁蒲察。阿虎迭。見本傳。梁國。又女。嫁烏古論。世忠。見昭德傳。魯國。又女。嫁烏古論。元忠。見本傳。唐國。又女。嫁唐括。思忠。見本傳。吳國。又女。嫁蒲察。通。見本傳。薛國。顯宗女。嫁烏古論。元忠。見本傳。衛國。又女。嫁烏古論。慶宜。見本傳。鄧國。宗幹女。嫁蒲察。阿虎迭。見本傳。遼國。鄧國。即慶宜公主。嫁烏古論。阿虎迭。見本傳。梁國。見孝懿皇后。嫁徒單。貞。榮國。海陵女。嫁阿里出。見本傳。楚國。睿宗女。嫁唐括。斡汝。見本傳。韓國。又女。嫁烏林荅。復。見本傳。宛國。又女。嫁烏林荅。散撒。及本傳。見澤國。又女。嫁蒲察。刺都。見本傳。息國。單公弼。又女。嫁徒單。代國。又女。嫁唐括。辨。見本傳。楚國。又女。嫁烏古論。慶壽。見本傳。鄆國。又女。嫁烏古論。廣平。公主封。本傳。誼國。即邢國。又女。嫁烏古論。慶壽。見本傳。

白黑號姓氏案二姓自完顏溫迪罕已作溫迪痕特赫特罕亦作夾谷已作加古瓜爾佳已作瓜爾佳古哈已作尼瑪哈亦作尼庞古已作尼庞窟亦作必蘭已作必喇古論已作烏古論哩和速嘉已作哈薩喇和速已作諾延阿珠里勒根侃和已作和諾延顏羔已作延扎顏羔已作洪果已作黃撒

兀林荅已作烏林荅哈已作納合已作納合兀虎已作珠格幹勒已作呼沃把卜已作吾古孫亦作夾谷古里甲已作佳瓜爾佳抹撚已作撚抹撚女奚烈已作祿鈕獨吉已作吉通蒲察已作

納石盞已作阿魯納石烈已作舍哩赫嘉實塔赤烏庫哩納蘭已作納剌喇孛术魯已作穆顏抹撚末作沒納坦已作納塔阿勒根已作圖溫敦僕散已作蒲察費摩已作徒單克坦已作圖溫敦僕散已作蒲察費摩已作徒單克坦已作圖溫敦僕散已作蒲察費摩已作徒單克坦

宮察・宋尤甲已作珠蒙古亦作萌古・沈古・萌骨・蒙括・朦國・粘割已作鈕祜祿・亦作粘合・粘葛・粘哥・奧屯已作鄂屯・亦作奧敦・奧斜卯已作錫默・○亦書作斜卯・見澠州五龍祠碑・並見列傳者四十姓其無傳而附見紀志傳文者如斡准已作旺札・亦作賽不斡轉・・見阿不罕已作阿布哈・不哈・見兀典傳・亦作阿卓魯回已作珠嚕輝・見石敦已作舒屬圖・・見完顏匡傳・・光吉剌已作承安元年・亦作光嘉喇・亦作廣吉剌・見元史・阿典已作阿克占・亦作兀典・蒲鮮見宣紀・把古已作拜格・光元年・見宣紀元年・温撒已作斡色・見白華傳・・又九姓餘如移剌荅特黑罕會蘭沈谷寨蒲里卓陀阿斯準匹獨思潘尤古辛石剌石古若綴罕阿迭喜摸欒兀撒惹阿鮮温古孫撒合烈吾寨能偃阿里班兀里坦喜散蒲速列蒲古里斡雷獨鼎拓特盍散撒荅牙阿速撒剗準十谷納謀魯業速布安煦烈拏可貴益昆棱罕霍域蒲速準葛諧蠻獨虎尤魯麿輦益輦帖暖蘇孛輦等姓俱無所見惟烏薩札謝里忽傳之與阿斯準拏懶音妃傳之與納蘭兀惹太祖紀收國二年之與兀撒惹散荅解國語之與撒荅牙烏孫傳曰八十二之與温古孫吾寨或係聲音訛轉又如傳目所載移剌耶律石抹之爲遼姓伯德瑤里之爲奚姓大高之爲渤海姓固應不入此目而世紀之蒲聶部國語解之吾魯曰惠都列曰強等皆不見于此目中未詳何屬此又宣撫司泰和六年置陝西路宣撫使節制陝西右監軍右都監兵馬公事八年改陝西宣撫司爲安撫司山東東西大名河北東西河東南北邊東陝西咸平隆安上京肇州北京凡十處置司使從一品副

姓皆本完顏勛所撰女直都姓氏譜是書世善堂書目載之第考他日皆無而此何以獨有大抵有錄無書與焦氏國史同

使正三品。七十九字當作。宣撫使一員。正三品。承安三年。以提刑使兼。掌教習武事。鎮撫人民。譏察邊防軍旅。審錄重刑。後改安撫副使一員。正四品。簽事一員。正五品。判官一員。從六品。知事正八品。知法從八品。泰和六年。陞使爲從一品。副使正三品。案此司地志各路不載。且文體不類。無官品。無佐貳。一也。專與陝西。徒單鎰傳。泰和六年。知河中府兼陝西安撫使。僕散揆行省河南陝西元帥府。實顯方面。上思不用謀臣制之。由是陞使一品。鎰改知京兆府事。充宣撫使。陝西元帥府並受節制。二也。又山東東西文下。自屬貞祐後事。然數至北京。乃十一。非十處。考之紀傳。山東。紀。貞等。爲諸路宣撫使。貞祐二年。命僕散安貞傳。除山東路流軍安撫等使。完顏阿鄰傳。改山東西路宣撫使。大名。名府宣撫使。又必蘭其餘。顏綏天澤。完顏仲元。烏林荅與完顏弼完顏綱。孟奎。皆爲副使。烏古論德升。陀滿胡十門。爲遼東、蒲鮮萬奴。蒲察移剌都。爲使。奧屯襄。完顏阿里不孫。海都。爲副。奧屯襄。張萬公。傳。六年。起南府山東路安撫使。知濟南。繼有西京大名河北。完顏伯嘉傳。同知西京留守。權本路安撫使。高竑傳。同知河南。充安撫使。同知大名。兼本路安撫使。崇慶初。移知河南陝西安撫使。二也。又山東東西文下。自屬貞祐後事。然數至北京。乃十一。非十處。考之紀傳。山東。紀。貞等。爲諸路宣撫使。貞祐二年。命僕散安貞傳。除山東路流軍安撫等使。完顏阿鄰傳。改山東西路宣撫使。大名。名府宣撫使。又必蘭其餘。顏綏天澤。完顏仲元。烏林荅與。完顏弼完顏綱。孟奎。皆爲副使。烏古論德升。陀滿胡十門。爲遼東、蒲鮮萬奴。蒲察移剌都。爲使。奧屯襄。完顏阿里不孫。海都。爲副。奧屯襄。石抹仲溫。完顏弼。爲使。阿里不孫。田琢。爲副使。河東。烏古論禮。胥鼎。賈益謙。完顏伯嘉。爲使。納合打馬。古論德升。陀滿胡十門。爲副使。河北。完顏匡。事。從河北宣撫。完顏仲元。又完顏阿里不孫。田琢。爲副使。

皆有之。而上京咸平（元史亦稱萬奴咸平宣撫）。卽係遼東若隆安肇州使副都無可考。不知紀傳自有山西宣撫卽西京（紀貞祐二年四月壬子及田琢傳）。中都宣撫（完顏仲元傳爲永定節度兼本路宣撫使）。河南宣撫（貞祐四年劉甑）。三處三也。故改訂如右。

提刑司。大定二十九年置。分九路。（承安三年京東京爲一。併上兼勸農採訪事。屯田鎭防諸軍屬焉。掌法令三使一員。正三品。副一員。正四品。判官二員。明昌元年陝西添一員。）從六品。知事正八品。知法三人。女直契丹漢兒各一。令史。（三年改爲。）承安四年罷。案此司見于地志各府下。諸傳可考者。劉仲洙中都西京使。張萬公李愈南京使。（明昌四年自許州遷南京。）蒲帶北京臨潢使。范楫副。移剌益承暉東京咸平使。張亨王啓河東南北使。董師中陝西東西使。賀揚庭山東東西使。又河北東西大名使。見李完傳。章宗承先志置此司。諭令十月一入見。十五月一入朝。選材備官。蓁重焉。約及十年。以諸司不職。改罷。（丞相襄請罷司志。略去此官。）

勸農使司。泰和八年罷。貞祐間復置。興定六年罷。勸農司。改立司農司。使一員。正三品。副使一員。正五品。掌勸課天下力田之事。（四十五字。太宗紀九年五月正使從一品。以內族外戚官尊者兼領。屢中不當作。天會間置。）

出使。（亦行採訪使。）亦稱盈濫都。（思忠傳。）南京治事。（貞元二年。）勸農使從行。（世紀。）大定二年。（拜太師兼勸農使。）海紀。正隆六年四月。詔百官先赴喝傳。（世宗卽位。）遷宣徽使。（勸農使。）按荅海傳。（前勸農使移刺元宜爲御史大夫。）勸農使。（古論德溫傳。）大定四年。（爲勸農使。）出爲西京留守。（欽慈后傳。）大定十九年。（后族人勸農使。）移剌塔不也傳。（滑王永德傳。）明昌五年。（遷勸農使。）承安二年。（再任勸農使。）后族人勸農使。（溫敦魯請致仕。）滑王永德傳。（大定四年。）爲勸農使。（出爲西京留守。）欽慈后傳。（大定十九年。）后族人勸農使。（移剌塔不也傳。）

貞祐三年・副使從二品・此則行司兼採訪・如移剌道傳・奉使河南勸課農桑・密訪吏治得失・爲勸農使・○可考者・李朮魯阿魯罕傳・遷勸農副使・若世紀・大定三年・詔戶部侍郎魏子平等九人・分路勸農・章紀・明昌四年・遣戶部侍郎李獻可分路勸農・大定二十九年・復以提刑司兼之・遣山集・剌史李愼碑・明昌元年・充山東東西路勸農副使・泰和八年罷・章紀・八年十一月・初設三司・掌判・貞祐開復置・可考者・王晦傳・此皆暫行・而卽轉者・侯摯傳・南渡轉勸農副使・宣紀・元光元年四月・勸農使訛可加勸農使・若興定四年・參政李復亨中丞完顏伯嘉勸農・亦暫行而卽轉者・興定六年罷改云云・與下文小異・改而卽更者・此是也・

案此官不載始置・不詳正副・皆屬脫誤・據紀傳補・且自正副使外・開豁復有別遣・是以十三年勅遣官煩擾・止令管職勸督・食志・貞祐四年・請官不遣・宣紀・明昌五年・言者乞以長吏勸農・食志・貞祐二年・乞權罷勸農使不行・烏林荅與傳・興定二年・詔州府官並充勸農・宣紀・此改制之由也・

南京延津渡河橋官・程卓使金錄・十二月十二日延津縣・三十里至黃河・先過一小河・亦有小橋・至黃河浮橋・名天漢橋・用九十六巨舟・一舟十碇・每六舟一鋪・有人居守・次于其傍・設寨・

按察司本提刑司・八字・正文・承安三年至簽事一員・一百四十八字・紱承安四年改按察司・八字・正文・貞祐至探訪使・十一字・正文・使一員至正五品・六十八字・承安四年設・五字・判官二員至安撫司使・四十五字・紱提刑下判官知事・兼泰和八年至從六品・七十五字・紱察兼轉運事・中都西京至轉運司事・十八字・作注・遼東路・三字・惟上京至本司事・十七字・作注・遼東轉運至並依此置・六十八字・紱轉運兼按察事・陝西上京至按察司事・二十一字・上京東京等

路至末。皆正文見後。案此官前爲提刑所改。中兼轉運。後幷安撫。三官皆無明文。乃欲以一按察文中夾敍三官。加以年次先後。路分職品不等。致令文法雜亂無次。監刻更訛注作正文。使讀者茫無頭緒。反復審之。稍得其要。今故仍錄本文。逐條分疏。衍文削之。訛刻正之。別出者改之。而復校正如後。今作・按察司本提刑司。承安四年改按察司。不兼採訪。貞祐三年罷委監察採訪。・止使一員。正三品。掌審察刑獄。照刷案牘。糾察濫官汙吏豪猾之人。私鹽酒麴。並應禁之事。兼勸農桑。與副使簽事更出巡。案副使正四品。兼勸農事。簽按察司事正五品。泰和八年十一月。省議以轉運司權輕。州縣不畏。不能規措錢穀。遂詔中都都轉運依舊專管錢穀事。中都西京路按察司官。止兼西京路轉運司事。・自餘諸路按察使。並兼轉運使。惟上京按察安撫使及金事・依舊置本司事・○可考者・徒單鎰貞爲河東北路・烏林荅與孟奎爲北京臨潢路・石抹仁移剌福僧爲山東西路・張行信爲山東東路・孫德淵爲河北西路・郭俣爲遼東路・又陝西東路・○烏螯筆補云・按察兼轉運使・其意以爲按察中閒一切欺隱不公事・則不敢犯・○早辰先與同吏判按察司事・午後乃與同知副使判轉運司事・副使兼同知簽按察。並兼轉運副。添按察判官一員。爲從六品。上京東京等路按察使幷安撫司使。正三品。鎮撫人民。譏察邊防。軍旅之事。仍專管猛安謀克。教習武藝。及令本土純愿風俗。不致改易。副使二員。正四品。簽安撫司事。正五品。簽按察司事。正五品。知事兼安撫司事。正八品。知法四人。從八品。書史四人。上京東京書吏十八人・女直十二人・漢人六人・中都西京女直五人・漢人五人・北京臨潢女直三人・漢人五人・南京女直二人・漢人七人・山東女直三人・漢人七人・大名女直三人・漢人六人・抄事一人。使十人也・・公右按察使於上京副使於東京各路設簽事一員。分司句當。惟安撫司不帶勸農字。內

知事於上京自餘並於兩處分減存設。案自上京東京文下二百三十四字。言按察幷安撫事。與上提刑兼宣撫文略同。攷其時在泰和末兼轉運後。在貞祐三年罷按察前。大抵衞王時制。

諸鎭錄事。河朔訪古記云。眞定府錄事司。國朝所建立。專理城內。城之外則眞定縣所理。案此自是金制已然。上文警巡亦同。考楊邦基傳。中都警巡張子衍。以遇皇太子衞仗。立馬不去轍得罪。亦自恃專理城內之意。

宋交聘表。案此表文成三卷。史官不過按年紀載。文簡事略。幾如士木衣冠徒具形似而已。凡夫與宋兩朝百餘年間。國勢之強弱。兵盟之起伏。稱號之升降。銀幣之增減。書表之倨遜。禮物之隆殺。月日之往還。疆至之南北。使副之銜位。紀傳之異同。率有未詳。且多謬譌。雖於諸史外自叅體例。而於本史中初無發明。校讀之暇。因取宋史及北盟會編、繫年要錄、弔伐錄、中興禦侮錄、思陵錄、文獻通考、武林舊事、幷宋臣諸使錄等書考而正之。庶使議戰議和。稍見端委。所恨書多借鈔。摭采不博。加以己巳寓災。舊藏副墨。一炬而空。比年重加輯錄。挂漏尤多。不足觀也。又今表擬以本文爲綱。諸書作注。必須改錄全文。凡例中當削當加改入改作等字。翻恐礙目。俱難注入。故與紀志傳例及夏高麗表文不同。

又金源使聘顚末。自三國外。前與契丹。後與蒙古。亦大有爭盟事在。初擬繫年補載表後。故取契丹國志、遼史拾遺、聖武親征錄、北使記等書。節鈔備採。自四史燬而底册亦亡。所可記者。止有僧家奴辭剌

乙里只塔忽之往來其間若東懷國之封儀龍駒河之召對都付寒灰毒燄中莫由詳考痛定思之幾於前塵影事非不知拾殘可補而心神不屬矣可勝浩歎

后妃　貞懿傳末元好問右丞耶律履碑云二十六年世宗母貞懿皇后睿宗厭世卽爲比邱尼朝臣有以孝甯宮碑所載遺訓當用出家禮葬不可違改爲言者事下禮部講求公言往時主上在潛貞懿身奉澤敎業已受朝命必當別葬無可議者倘以人情所難今則子爲天子母后稱號不得不尊國師之命固已革去矣向使主上登極之後貞恐傷主上孝心故出明詔使之遵行出于母慈灼然可見本不知有今日之事而然言之碑文所載不可實於今日明矣從之　案碑文云云傳末似脫書遷祔事第攷世紀大定二年十月明載奉遷睿宗梓宮改葬景陵等事欽慈傳亦云祔葬而自二十六年以後孝甯遷祔紀中迄無明文大抵世廟倦勤空存此議耳遂使遼陽塔寺永隔房山史官略去亦非過誤也

宣后傳　歎然而罷　案邵經邦宏簡錄列傳於此文下卽將下明惠傳后性端嚴文接入抹去本傳天興後事遂使兩后一傳崩北不分只人文字率意竄改此何意也

謝庫德傳　勃堇　案堇疑作革乃勒之省文作堇恐譌字也唐碑特勒有作特勤見金石文字記然遼金史相傳作堇未敢執已見也姑識之

謝里忽傳　列鞢者腰佩也　案遼史國語解鞢鞢帶武官束帶也東京夢華錄云大遼大使服紫窄袍金蹀躞者類是

回离保傳贊。奚有五。遙里、伯德、奧里、梅知、揣氏。五代會要・五部・一阿蕃・二嗢末・三奧實・四千人・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遂營衛志・初爲五部・曰遙里・伯德・奧里・梅只・楚里・案遙里氏史作瑤里。亦作姚里。與伯德氏皆有列傳。奧里氏見遺山集蕭漢傑詩序。梅只氏史作梅知。見粘割貞傳。惟楚里史作揣氏。似爲急讀音。姓不經見。

歡都傳。獨不念愛弟蒲陽溫。愛弟當劄・案下元傳云。上曰。蒲陽溫胙王。元國語解云。幼弟也。此加愛弟語複。

宗強傳。封衞王太師。皇統二年十月薨。當作・皇統元年五月。拜太師。封衞王。六月薨。案熙紀。五月己酉。太師宗幹薨。宗強當于是月進拜。改封。然不及四十六日亦薨。傳皆不合。據紀改訂。

習不失傳。三月世宗生。三月當作・是日。案太祖紀。天輔七年三月甲寅朔。將誅昂。世紀。大定四年三月丙戌朔。萬春節。則世宗之生。適在是朔。故鄆王昂傳亦有國慶之語。若作三月。則一諸王孫耳。何獨言國慶哉。

活女傳。京兆尹。裴滿室碑・宣至儀同三司京兆尹本路兵馬都總管・金石萃編有京兆府重修廟學碑・題府尹完顏胡女・卽此・

毅英傳。宋吳玠據涇州。玠當作・璘。案此文在復取河南陝西後。爲天眷三年事。卽宋高宗紹興十年。宋史玠傳。卒于九年。安得有涇州之戰耶。撒离喝傳但云宋人而已。

宗翰傳。執手以勞。案遼國語解。執手禮。將帥有克敵功。上親執手爲慰勞。若將在軍。則遣代行此禮。如聖宗獎諭貫甯是也。史中惟宗雄則太祖親執。此與宗望太宗使勖代行。又宗弼傳撒改之下勞丞相襄傳謀衍之握手同。

左企弓傳。再遷萊州（至三司使事。七十六字當削。）案金臣傳中雜敍遼事。喻如改嫁之女。嘵嘵述故夫家事。縱極張皇。有何興趣。且恐聽者亦應耳倦。不如緘口之爲愈也。

企弓等猶不知。案企弓與虞曹康三人。皆由進士出身。致位宰輔。畏金之威。畔命改節。史臣曲筆。乃于款降時下猶不知三字。語亦刻矣。他日世宗有言曰。燕八自古忠直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宋人至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有自來者。卽指若輩。更攷太祖紀。復有楀副張彥忠。此傳不詳。或卽張琳。而遼本傳不載其字。

虞曹康三傳。全削。案史臣于企弓傳總敍降事。故三傳略去。專述遼事。不意卒謚文上竟抹去降殺等文。遂使遼官金贈。一片模糊。雖起三人于地下自讀之。亦當不解。眞不知限斷楀矣。不如削併爲合例。

宗磐傳。而宗雋。下案南北本皆存空白一頁。今補。

遂爲右丞相用事。撻懶屬尊功多。先薦劉豫。立爲齊帝。至是復倡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使稱臣。熙宗命

羣臣議。宗室大臣皆言其不可。獨宗磐宗雋助之。卒以與宋。其後宗磐宗雋撻懶謀作亂。宗幹希尹發其事。熙宗下詔誅之。坐與宴飲者皆貶削決責有差。赦其弟斛魯補等九人。并赦撻懶出爲行臺左丞相。皇后生日。宰相諸王妃主命婦入賀。熙宗命去樂。曰。宗磐等皆近屬。輒搆逆謀。情不能樂也。乃以黃金合及兩銀鼎獻明德宮太皇太后。并以金合銀鼎賜宗幹希尹焉。

宗固。本名胡魯。天會十五年。爲燕京留守。封豳王。宗雅。本名斛魯補。封代王。宗偉。本名阿魯補。封虞王。宗英。本名斛沙虎。封滕王。宗懿。本名阿鄰。封薛王。宗本。本名阿魯。封原（當作陳）王。鶻懶。封翼王。宗美。本名胡里甲。封豐王。神土門。封鄆王。斛孛束。封霍王。幹烈。封蔡王。宗哲。本名鶻沙。封畢王。皆天眷元年受封。宗順。本名阿魯帶。天會二年薨。皇統五年。贈金紫光祿大夫。後封徐王。宗磐既誅。熙宗使宗固子京往燕京慰諭宗固。既而翼王鶻懶復與行臺左丞相撻懶等謀反。伏誅。因降封太宗諸子。且下詔曰。燕京留守豳王宗固等。或謂當絕屬籍。朕所不忍。宗固等但不得稱皇叔。其母妻封號。從而降者。審依舊典。皇統二年。復封宗雅爲代王。宗固爲判大宗正三（當作六）年。

蕭玉傳。朕欲伐江南。案玉爲海陵腹心。豈有至南京後方諭以伐宋事。而議始不合耶。蓋玉與張浩共事。必於海陵弒後。私相附會。以成其說。冀掩後人耳目。史官不察。遂因此議不列于佞倖傳。非也。

劉彥宗傳。執二帝以歸。（下當加）彥宗表請復立趙氏。不許。案太宗紀。天會五年正月乙未。劉彥宗

上表請復立趙氏。不聽。張邦昌傳同。弔伐錄載其表文。此說良非附會。且以歸下必係脫文。否則此語無著。至秦湛回天錄。載金朝劉彥宗侍中云。一千年後。亦不得說著趙氏。燕雲錄云。近來遣使數輩。皆不得達。劉彥宗曰。金國止納楚使。焉知復有宋也。此等語皆不足信。

時立愛傳。父承謙。作謙當。諫。程卓使金錄云。時諫墓在縣東北二里。本遼人。金贈鎮東節度使兼侍中。金李安時立愛墓誌銘曰。公父諱承諫。積累巨万。發倉貸人。每折其券。負郭沮洳。常阻行路。創石爲界。人得平步。善慶攸鍾。是生我公。案拾遺引作新城縣志。本此。

韓企先傳。回翔不振。作當改。仕未達。案傳筆太文。非史體。史官盜襲碑語。必咨于王。王當作。企先。案文上如損益舊章。博通經史。或因或革。咸取折衷。獎勵後進。推轂士類。甄別人物。彌縫闕漏。密謨顯諫等句。皆全盜碑語。已與史例有違。而此句幷下一王字。企先封濮王。必作于皇統間。碑眞贓敗露矣。中州集載正大中李長源從事史院。見新進纂修。輒危坐其傍。大呼曰。看秉筆。大率此等作手。

李成傳末。直齋書錄解題云。征蒙記。金人明威將軍登州刺史李大諒撰。建炎鉅寇之子。隨其父成降金者也。中州七卷史學優傳。妻李氏。國初河南尹成之女孫。小詩殊有思致。學優贍客京師。有所眷。久而不歸。李作詩寄之云。百年風樹底。誰淚到君前。學優得詩。即日命駕。案成以盜起家。而能善其後。其去孔彥舟遠甚。史臣指爲盜賊之靡槩。以爲不足責。過矣。

王倫傳。閱進奉狀稱禮物。不言職貢。案建炎通問錄云。以兩桌載朝廷禮物。以二十八桌載使人私覿禮物。紹興通和錄云。所攜禮物六分。粘罕以下皆有之。獨不及金主。萬一親到金庭。何以藉手。又云。有上大金皇帝表。二聖二后表。丞相元帥物錄六封。乞留軍前。譯者言上皇帝表且留下。其餘將去。蓋當時國禮。朝廷節制甚遠。宋人但知東西兩朝廷。進奉而已。及至兩國議和後。親至上京。表文失檢。其積弊然也。富鄭公有云。兩國和好。則利歸人主。不和則利歸臣下。此言確盡情事。

傳末。案修史者六人。沙刺班・王理・伯顏・・趙時敏・費著・商企翁・・此人稍讀宋人雜書者。故于宋事小詳。但忘其爲金史列傳。與宋何涉耶。盧中傳同・又以撻懶宗磐宗雋等事。咤爲罕見。行間夾序入之。不知諸人自有本傳。何勞載筆。

溫迪罕蒲里特傳。南京路。南當作汴。案金有兩南京。平州稱南京。天會四年已更名。汴梁稱南京。貞元元年始建號。是時別無此路。再燕山爲遼之南京。亦安得有此無名兵事。審之究屬汴京。乃史官謬用追書法。其病與吾里補傳顯州之作廣甯同。

趙隰傳。張通古子孫不肖。劉靜修遺詩・同仲謐飲北溪詩注・源泉者・北溪也・金大行人張通古故居・今爲巫覡所據・

耶律塗山傳。遙里相温。案相温當卽遼官常袞敞穩詳穩之轉聲。亦見茅齋自敍。攷異云。卽相公是也。

杲傳。擒其兩將撒葛柷等。將下當加還下等字。案文順文讀之。則擒撒葛柷矣。有是理乎。此史官失檢句法。或係鈔脫。

耨盌温敦思忠傳。案攷異以爲四字姓。非也。官志。吏部白號之姓。温敦爲温敦氏。後次在徒單後。耨盌遼國語解。耨斡麼耨斡麼稱。次在撒合烈前。不相連續。且史中以姓爲名者非一。如夾谷必蘭。宣紀興定四年。完顏蒲察。又九月。烏古論蒲鮮。哀紀天興二年。唐括唐古出。河渠志。徒單烏古論。昭后傳。完顏移剌屋。烏延吾里補傳。耶律納合。安礼本傳。完顏移剌古。移剌道傳。徒單移剌古。斡勒忠傳。移剌粘合。白華傳。古里甲蒲察。郭文振傳。蒲察移剌都。本傳。阿勒根兀惹。官奴傳。尤虎移剌答。鵝壽傳。皆是。

永功傳。好法書名畫。乃入越王府。米元章華陀帖二十八字。靖康之變。流落民間。歷三四傳。懷夷堅忠。王懷爲内府所收。祕之二十年。無知者。泰和末。都城圖書道與文士嘗請仙。元章降筆。賈道因問先生華陀帖。神跡超越。今在何人所祕。願以見告。即批云。輝映今古。汴京失所在。先生于平日得意書。定知爲何人所祕。願以見告。即批云。當就越邸求之。麗都運才卿。王妃之弟。賈道以爲言。才卿請于妃。果獲見。王薨于汴。門禁遽發。文士得從王之子密公游。往往見焉。東坡夢杜子美自解八陣圖。謂爲書生習氣。以此事觀。非謬言。又遺山集。資章小集注云。惑耶有柳公權蒙絲鞋。歐陽率更海上。楊凝式乞花等帖。

僕散忠義傳末。案沂公之將材相業。不下裴令公。當史局者。幸得備員載筆。諒必粉墨碑本。妄思作一篇極大文字。無柰筆力冗弱。不覺滿紙蕪辭。或問冗弱在何處。答曰。元妃不係何宗。符忠不見處置。在郡移軍二段倒敘。此筆弱也。兵久不決。與下久無功語複。入于奚中。與上遁入奚中語複。還軍中與下

忠義還語複。此筆冗也。至于賞馬牛得水草。海陵遇弒。泗壽隳城。以及請牌獲諜等文。皆所謂蕪詞也。

徒單克寧傳　師將發。當作師自陷泉捷後。案忠義帥後有花道陷泉之捷。克寧以不與戰事。無庸詳敘。若不略用補筆。止云將發。則下文聲言乞降。有何關會。列傳中此病甚多。夫免草率。

霍王從彝傳　追封故魯王永功爲趙王。十字當作幸崇妃第。以顯宗母弟故魯王孰輩爲妃。養子。追封趙王。案永功傳。卒于興定五年。在明昌時不得言追言故。一也。又永功八改封。鄭・魯・隋・曹・冀・紿・譙・郢・不必立後。三也。史官脫去章宗幸第追封改立等事。又誤孰輩爲永功。遂致紀傳不合。說已見章紀。

衞紹王子傳　餘勿傳。案宣紀。貞祐三年四月壬子。芮國公從厚薨。宗室表不載。又高霖傳。爲韓王傳。乃大安初所封者。移剌塔不也傳。爲曹王傳。亦在大安崇慶時。考世顯二宗諸子。皆無此封。則芮國韓曹或卽其勿傳者耶。

蒲察通傳　任國公。案靈巖寺滌公開堂疏。後題平章政事宗國公蒲察通。山左金石志引官志避諱易任是也。

馬百祿傳　父柔德。黨禁解。復召用。族帳部曲錄。馬柔德。字周卿。廣甯人。狀元劉仲淵榜及第。亶時坐田穀等欺罔黨錮。貶爲庶人。葛王立。復官授刑部員外郎。案孟浩傳不載柔德事。本傳亦不詳何官。故

取范錄補。

完顏匡傳。紹定先取襄陽。趙万年十七日。襄陽守金城錄。欲于開禧二年四月。荆鄂都統趙淳。看有無命帥袭襄陽。

方信孺轉恍。四朝聞見錄。方信孺使金。金元帥頗能詩。索方聯句。敵以失蜀調方云。儀秦雖舌辯。隴蜀已屠亡。方即應之曰。天已分南北。時難比晉唐。案錄稱元帥若指宗浩。未必能詩。若指匡。自匡當局後。信孺已遣歸久矣。語恐附會。蓋子仁在南征時。曾作上平南樂府。見齊東野語。

又此帥或即紇石烈子仁。

蒙古綱傳。本名胡里綱。案元史作何立綱。大約以爲何其姓。立綱其名。而妄其氏族矣。

王擴傳。鄧州錄事潤色律令文字。事下當加不遣仍令。案遺山集碑文云。釋褐鄧州錄事。時朝廷更定律令。留公不遣。傳文太節。則似在鄧州修律矣。可乎。

孔拯傳。元措歷事宣宗哀宗。後歸大元。養新錄云。孔氏祖庭廣記十二卷。先聖五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元措夢得所編。前載元豐八年四十六代孫朝議大夫知洪州軍州事宗翰家譜舊引。宣和六年四十七代孫朝散大夫知邠州軍州事傳祖庭雜記舊序。家譜雜記。本各自爲書。元措始合爲一。復增益編次。冠以圖像。并載碑全文。因名而更稱廣記。蓋仙源之文獻。至是始備。書成于正大四年。前尚書左丞致仕張行信爲之序。此本最後有五行。書大蒙古國領中書省耶律楚材。奏准皇帝聖旨。于南京特取封孔元措。令赴闕里奉祀。來時不能挈負祖庭廣記。印板。今謹增補校正。重開以廣其傳。王寅年五月望日。案宣紀。貞祐三年乙亥。召元措爲太常博士。或言宣聖墳廟在曲阜。宜遣奉祀。上念山東寇盜。恐罹其害。故有是命。哀紀。天興元年壬辰。元人理索元措等二十七家。本傳略去。是編書後云。聖旨於南京特取。正其官太常時也。又考滋水集。張左丞碑文。次女嫁孔元措。則行信爲丈人行。正大四年丁亥作序時。已再致仕矣。

張暐傳。禮部尚書孫即康、鞫治鎬王永中事。還奏。有詔復訊。羣臣舉暐、及兵部侍郎烏古論慶壽。上使參知政事馬琪、諭暐曰。百官舉閱實鎬王事。要勿屈抑其人。亦不可虧損國法。上因謂宰臣曰。鎬王視永蹈爲輕。馬琪曰。人臣無將。由是永中之獄決矣。九十四字當作三年。遷太常卿。上問古三恪典故。暐具以聞。進拜禮部尚書。六年。中丞孫即康鞫鎬王事。還奏。有詔復訊。咸舉暐。上使諭之曰。百官舉閱實鎬

王事，要勿屈抑其人，亦不可虧損國法。障奏如卽康議，尋以出師，遣告廟社，並充軍事計議官，復進大金儀禮。案禮部尚書四字上下無著，必有脫文。鎬王獄事，卽康已決，詔復訊者，不過掩人耳目，其諭旨語氣，抑揚可見。障雖有情見，亦僅如議而已，國法下數語，乃閑文，與障無涉，且行閒漏去遷太常卿及告廟議軍進禮等事，此何謂耶，今並據紀改補。

劉炳傳。保障國家，惟都城與附近數郡耳，此地不守，是無河朔矣，黃河豈足恃哉。都城　當作河朔。河朔　當作都城。案貞祐國勢，必藉河北以障河南，未有守河南可保河北省，炳策斷不出此，興定初，僕散毅夫請建都城四輔，宣宗尙不然之，而高琪當局，久已棄置河北，此必其私人竄改奏語，與宋王安石碑墨蹟同。再加河北城邑何術可保一問，以泯其跡，思與河閒城孤貞祐三年七月。平陽城大又八月。請築南京裏城又四年十二月。等議合，而不知文理之不通矣，史官不察，濫入傳文，尤不足校。

高琪傳。愼無泄也。下　當加三年中都久圍，自李英潰後，諸將皆顧望，無援兵，承暉困守告急，上議遣親軍救之，琪復忌功不發，以致都城不守。案不救中都，乃琪一大罪案，雖散見他傳，而本傳不容反略。

又贊。謀之不密，又爲外臣所知，以告敗軍之將。案琪爲護衞宿直，本近侍局舊人，宮中密謀，且預知之，何俟胡魯訛出之泄哉，斬首以獻，名雖請罪，且自以爲功，宣宗下詔，乃歸功近侍，幷不爲高琪出罪。

史臣未免不察。

趙秉文傳。十月出爲至活者甚衆。六十六字當入。宣德敗聞。文下案滏水集。黃河九昭序云。大安元年。予出守甯邊。湧雲樓記云。大安二年夏四月。來蒞平定。遺山集。游懸泉詩注云。閑閑守平定。于大安庚午來游。故元銘序入敗聞下。與序記皆合。若依傳文。則大安元年十月竟作泰和二年十月。大安二年竟作泰和三年矣。有是理乎。

金自泰和至以是得罪。案元銘無此文。乃作者漫引歸潛志一條。以助波瀾。而不知年代之誤。試問秉文以是得罪。爲盧亞乎。爲獻能乎。無謂之甚。

完顏訛可傳。案紀傳中所載訛可不一。考紀。興定三年十一月。同簽樞密院事。行院河北。正大六年十二月。詔權簽院事。救慶陽。八年十二月。河中府破。權簽院事死之。此草火訛可也。正大三年十一月。召陝州總帥議兵事。四年八月。遣守盱眙。七年正屯邠州。八年十二月。河中破。杖死。此板子訛可也。又興定二年正月。近侍局副使報南師捷。二月敗宋防山。拔龍門關等處。三月敗光化軍。入桐柏境。四月遣赴遼東訪万奴事。十一月。權右都監。行帥息州。元光元年二月。左監軍行帥府伐宋。時仝副之。五月軍敗。削官。十一月。同州破。同知節度自盡。即素蘭傳稱內族者。當別一人。又元光元年四月。以勸農使簽樞密院事。又別一人。又傳。張行信權右都監。護粮迴州。兵潰。貞祐二年。別一人。又傳。白華爲首領官。發詔量決。天興二年。又別一人。又傳。守純長子封曹王出質。又別一人。

正大八年至議遂寢。此段空論河中形勢。河宗既遷至三万守之。此段序阿祿帶大兵謀取河中事。至攻河中。此段序拖雷攻河中事。四百四十二字。當作貞祐初。宗議遷都。朝臣謂可都河中。主議者以在河朔。又無宮室。議寢二年。貞祐元年。阿祿帶行帥府事。未幾。絳州破。河中城孤不可守。阿祿帶遂棄之。宗累命完復。隨守隨破。至是以兩訛可將兵三萬守之。大兵既破鳳翔。睿宗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梁。故自將攻河中。時正大八年九月也。案史文雜序無法。未免顧奴失主。究濫不可讀。故改訂如右。

劉祁曰至末。一百十四字當削。案史家全錄歸潛文。不敢竄一字。苟閱文字暢達。可以寒責。誰知茫茫一片。皆不切之陳言。且一傳中用四初字。尤屬無此文法。

紇石烈牙吾塔傳。三年正月至馬百餘匹。案紇石烈胡失門傳。二改作三。年伐宋。牙吾塔至楚州。不受行省安貞節制。輒進兵。安貞劾奏。詔原之。馮璧傳。四改作三。年南伐。詔牙吾塔攻盱眙。不從命。乃由滁州略宣化。縱兵大掠。行省奏故違節制。璧鞫之。璧入軍奪其金符。攝之入獄。擬斬以聞。此事宣紀及安貞傳不載。惟見于二傳。而本文抹去。則馬牛糧草皆違制掠奪之物。而奏成俘獲之功可乎。又宣紀。是年四月。牙吾塔開府宿州。傳亦略去。史官此圖順文直寫。全不照料。何以謂之信史。

白撒傳。邊事益急。益急當作稍緩。案白撒駐平涼。所禦者夏兵耳。正大初。和議方始矣。若京兆鳳翔他邊之急。不過空言塞責。其材力亦不及此。史臣未免失考。

粘哥荊山傳．城父令李用宜、不降．陵川集．金源十節士歌．李瓚亭云．士爲有用學．有志終有先生乃不幸．一第當時危．腐儒苟且皆畏避．奔走要門求內地．趙趄冀得升斗祿．覩面只爲妻子計．先生守臣聽鉞選．不避長途羞自便．一通諧命令城父．卽駕柴車自叢甸．甫能到縣敵已至．先生意色不動卽視事．不排墻拔樹爲守禦．胡馬嶄動人鼎沸．圍兵僅得二千人．開門轉戰箭滿身．見星躔出憔悴指落暉．人敝一樹衆鏡氣乃振．弓折矢盡更無技．重圍百帀何所依．飲血復鼓更格鬬．揮戈據大林．力竭一死．以身報烈士．君不見汴梁諸生手把符．皆戴死．○齊東野語．端平入洛云．六月二十二日．至城父縣．汴梁中有未燒者十餘家．官舍兩三處．○城池頗高深．舊號小東京云．

武仙傳末．李俊民莊靖集．和子榮悼恆山公詩云．功名人比漢淮陰．猛虎俄因犬輩擒．星落旄頭兵似火．雲屯細柳士如林．豈期虞虢亡脣齒．漫倚良平作腹心．洒盡英雄憂國淚．變風那得不傷今．案哀宗天興狩後．大勢已去．所倚者仲德武仙兩援兵耳．仲德孤軍目覩數千里．閒關入救．而仙坐擁選鋒．偸安山寨．運詔徵兵．如思烈忽魯魏璠四和白華兀顏六七輩．死不勤王．又殺李汾、盧芝、石珌、三義士．眞一賊耳．莊靖比之淮陰．形于和什．已屬大謬．而元大德閒．復有重刻李孝純哀恆山公武仙詩碑．（寰宇訪碑錄．正書．大德四年．在山西鳳臺．）殊不可解．

張甫傳．賜姓完顏．宋史李全傳．劉慶福在山陽．與李福互相猜貳．福僞病．慶福不往．張甫者．素厚慶福．約同往問疾．及寢．遙見福臥不解衣．心恐而身已至牀前．牀頭見鞘刀．慶福口問疾而手按鞘．福拔刀起傷慶福．甫救之被害．甫者．金元帥高陽公．金亡河北．甫據雄霸清莫河閒信安．信安出白溝距燕

二百里而阻巨濼。大元兵不能涉。後歸李全者。案甫傳不詳所終。故錄宋事以補之。

張進亦賜姓完顏　元史楊傑只哥傳。己丑（正大六年）。阿朮魯攻信安。信安城四面阻水。其帥張進。數月不降。傑只哥曰。彼恃巨浸。我師進不得利。退不得歸。不若往說之。進見其來。怒曰。我斬二使。汝不畏死耶。傑只哥從容言曰。今齊魯燕趙地方數千里。郡邑聞風納降。獨君恃此一城。內無軍儲。外無兵援。亡可立待。爲君計者。不如請降。可保富貴而免死亡。進默然曰。姑待之。凡三往。乃降。張榮實傳。霸州人。父進。金季封北平公。守信安城。壬辰歲（天興元年）。率所部降。何伯祥傳。太宗定河朔。惟保定王子昌信安張進堅守不下。伯祥生擒子昌。進聞之亦遁。又張禧傳。東安州人。父仁義。金末徙家益都。太宗下山東。仁義乃走信安。時燕薊已下。獨信安猶爲金守。其主將用之左右。國兵圍信安。仁義率敢死士三百。開門出戰。圍解。以功署軍馬總管。守信安。踰十年度不能支。乃與主將舉城內附。案進爲元臣張榮實之父。困守信安踰十年。皆在移剌不終張甫入宋後事。進雖不與九公之列。而北平之號。必爲正大繼封。史贊復引他書。載滄海易水二爵。或傳聞異詞耶。故備錄元傳以補之。

張天綱傳　不知所終　陳霆兩山墨談。孟珙滅金。俘其參政張天綱以歸云云。續綱目載其事。末云不知所終。偶閱長編。（傳是樓書目。續通鑑長編一百八卷。李燾撰。英宗治平四年止。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長編三十六卷。少帝德祐元年止。絳雲樓目同。）宋是年四月甲午。樞密院奏乞令殿前司借補張天綱武翼大夫充計議官。完顏阿海保義郎本司副將。並給袍

劣靴帶從之然則宥罪之後固嘗受宋祿秩矣抑老于是職與石家奴傳蒲察部人案紀傳所載多稱蒲察不稱石家奴（如太祖紀十一月甲午敗遼軍于祥州東太宗紀天會四年十月克中京定軍六年十月丁丑敗宋于臨眞十一月庚寅取延安府七年四月取鄜坊二州幹魯傳與闍母伐高永昌希尹傳西京降使守之宗翰傳西京復叛先擊之又帥師平陝西婁室傳追遼帝以二千騎候敵又降壽陽取平定及樂平招降遼州及榆次遼山和順諸縣又命專事陝西又克丹州破臨眞克延安府降綏德軍及靜邊懷遠等城寨十六還守蒲州西夏傳軍威戎東皆是也惟宗雄傳詔合扎千戶鮹馬護喪突合速傳初隸萬戶麾下粘割韓奴傳遣討大石則稱石家奴若太宗紀天會年正月辛亥九之討張万敵杲傳克中京後之往迎遼兵稱蒲察者當別一人

愛申傳逸其族與名族與當削案官志吏部白号姓有愛申白撒傳有定西州刺史愛申奴失剌安得云非族乎

王競傳作婁室墓碑作當校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云大金壯義王婁室墓神道碑高八尺八寸寬四尺五寸厚二尺二寸項高三尺上鐫翰林院直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行祕書少監虞王府文學輕車都尉太原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王彥潛撰文奉政大夫大名路兵馬都總管判官飛騎尉賜緋魚袋任詢書丹額篆大金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壯義王完顏公神道碑考金史王彥潛

姓名爵里俱不載。別載王競奉詔作婁室墓碑。以行狀盡其實。請國史刊正之。其名其爵。與此不符。今碑文鑿鑿可據。足徵金史之闕略云　案高錄據碑駁傳是也。竊意史館撰文。必送太常校勘。無競爲博士。得預此議。故下文有刊正國史時以爲法等語。改作爲校。庶可爲澹人解惑否。

王若虛傳　令子忠先歸　五字當刪　案遺山集銘文先有嚴公遣子忠偕行。故後有遺歸之語。本文上既已節去子忠事。下文反著此語。是何根據。

武都傳　由海道漕遼東粟賑山東　案此事爲元人海運之漸。又蘇保衡傳。海陵命造舟通州。率師泛海。竟趨臨安。則在前矣。（會編紹興三十一年七月。崔陟上兩府劄子云。今人戰船。係是福建打造。七百隻皆是通州樣。已發在濱州蒲臺縣。伺候閱習。倪燧子）

蕭裕傳末　案傳文凡一千四百言。三十九裕字。三十三海陵與前昭妃傳三百四十言。十一海陵。十一阿里虎。定哥傳七百六言。十五海陵。二十四定哥。八藥師奴。彌勒傳一百六十言。八彌勒。五拱字。徒單恭傳六百七十言。二十三恭字。十四海陵。十兀魯。與後秉德傳七百八十言。二十四秉德。十二海陵。唐括辯傳五百四十言。二十六辯字。十三海陵。烏帶傳四百六十言。十四烏帶。十海陵。大興國傳五百八十言。十三興國。十海陵。徒單阿里出虎傳四百六十言。九阿里出虎。僕散思恭傳六百七十言。九師恭。十四忽土。九海陵。徒單貞傳一千四十言。三十四貞字。十四海陵。李老僧傳二百九十言。十老僧。十海陵。等同爲一副筆墨。不知此種拖沓文法。何自得來。大抵世宗喜暴海陵蟄惡。是以史臣多迎合上旨。不厭煩辭。專取明白易曉。便可求得美官。一時遂爲風尚。而圭齋

失于刪削矣。

劉完素傳　乃撰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盧庸醫或出妄說。又著素問元機原病式。特舉二百八十八字。注二萬餘言。（四十一字・當改作）大定中。嘗自序其說云。自漢末南陽張仲景。述傷寒方論。以詔後學。近世朱奉議本之。作活人書。開有未合處。由未知陰陽變化之道。所謂太極似金。金極似火。火極似水。水極似土。土極似木者。故經曰亢則害。承乃制。謂已亢過極。則反似勝已之化也。世人誤似作是。以陽爲陰。失其意矣。因編集九篇三卷。勒成一部。名曰內經運氣要旨論。復宗仲景傷寒雜病脈症方論。集成一部三卷。名曰醫方精要宣明論。且以識病之法。歸于五運六氣之化。謹率經言二百餘字。特舉二百七十七言。獨爲一部。名曰素問元機原病式。又著傷寒直格十卷。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三卷。

傳末　（當加）章宗承安間。詔徵不就。賜號高尚先生。案河間醫學。不獨爲金源一代偉人。自可卓立千古。作者敍次率略。并時代不詳。大非知人論世之旨。故取其自序。並附逸事。繫年以補之。

張元素傳末　（當加）大定末。與完素齊名。號曰劉張。時論謂完素用藥。推陳致新。不使稍有怫鬱。正造化新新不停之義。苟學者未悉其蘊。則劫效目前。陰損正氣。遺禍後日者多矣。元素用藥。依準四時陰陽升降而增損之。正內經四氣調神之義。苟學者未盡其妙。則瞑眩之藥。終不敢投。失機後時者多矣。能用其長而無其弊。則庶幾乎。子雲岐子璧能世其業。案潔古不著書。此採其弟子李東垣評語。庶可

見潔古之學自足與河間抗衡當世

高麗　國王王楷　案高麗史、肅宗明孝王諱熙立于丁丑爲女眞穆宗四年下文有使聘等事睿宗文孝王諱俁立于丙戌爲女眞康宗四年下文有攻戰等事且入紀收國元年乙未文孝已在位十年不應率然以王楷冠首據始事當云國王王熙據入紀當云國王王俁

# 保越錄

徐勉之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類編藝海珠塵及十萬卷樓叢書皆收有此書十萬卷樓本傳以禮校有跋故據以排印

# 保越錄序

擯大廈者柱石之功。濟巨川者舟楫之力。況一城萬衆之命。強敵攻圍。呼吸之際。存亡係焉。非良將善守。吾未保其往也。越城爲浙東心膂。臺治所在。敵兵踰睦襲婺。勢益昌熾。虔劉我邊疆。竊據我州邑。乘勝來攻。中外震懼。賴上天之庇。樞密呂公以忠勇之資。兼謀斷之略。持重善應。備禦有方。不動聲色。坐退敵兵。其扶危濟險。保安越民。豈但柱石舟楫而已哉。國家自多難以來。名城大邑。相繼淪沒。其間忠義殉國。豈無其人哉。或智有未明。勇有未決。調度或失其宜。攻守或昧其道。變生於不測。勢迫於不得已者。蓋多有之。若公之以孤軍守孤城。居則屬櫜鞬。出則冒矢石。堅忍持久。與城俱存。斯可謂難矣。使國家所用皆如公者。敵兵豈足慮哉。昔嚴武鎮蜀。杜甫爲參謀。裴度平淮。韓愈爲司馬。歌咏紀述。傳信古今。勉之雖無職於軍旅。然萍梗之踪。叨居大廈之隅。幸涉巨川之險。十旬在圍。百憂同衆。睹公勞績。不可勝紀。慮日久湮沒無傳。遂卽見聞之實。稍加詮錄。著其始末。以示後人。亦不忘患難之意云。時元至正十九年歲次己未十月。鄉貢進士杭州路海甯州儒學教授徐勉之序。

# 保越錄

元　徐勉之著

至正十八年冬十一月戊戌江浙等處行樞密院副使呂公珍來鎮守紹興時院判遜里古思遇變之後越民思之如失怙恃公至祭而哭之拜其母于家申嚴號令安民和衆百務安堵上下賴焉敵兵自克蘭谿勢益猖獗十二月甲申陷婺州至正十九年春正月庚申陷諸暨越州嚴備公命厲將士講畫方略以爲備禦乃列輿視羅城外雖有排柵無險可恃遂命增浚濠河各廣五丈深二尺由是排柵阻水爲固而戰船往來俱得便利舊城逾河增築月城上起望樓周列廬舍聚木石爲備立砲架開箭窗豎屏牆後施釣橋傍置兩門以便士卒出入月城外復起土壘左右拱翼以爲外護度敵兵必至乃督城外居民悉遷城中毀屋宇之近城者清野以待之

二月甲子敵兵哨掠村落執鄉民爲導不從者輒殺之丁卯敵兵自諸暨分三路一出楓橋古博嶺天章木柵至亭山一出缸甕黃闆茅洋漓渚至戴旂山一出街亭象路日鑄嶺平水至九里

己巳敵軍皆集首將胡大海僉院楊璟指揮朱寶同僉甯同僉何同僉謝院判等分營札寨置立窩鋪連延不絕先是長鎗軍暴於諸暨公逐之出境及苗軍與我有故怨皆歸敵軍致毒于我苗軍從楊指揮等堆壘於西直常禧門長鎗軍從甯同僉準壘於東直稽山門皆爲前鋒公命元帥成八爾思不花朱文選守迎恩門萬戶朱之傑孟元臣蔣建節沙班馮遇春湯澄顏眞全方璽佐之元帥顏得興守常禧門萬戶

劉得興、朱雄、馬全、陳亮、呂振、顧興、劉得旺、林定、江朝宗佐之。元帥李元信、吳大有、周元守植利門。萬戶鄧世全、陳裕、華珍、田英佐之。將軍秦希仁、萬戶丁興祖守稽山門、東郭門。萬戶王翼、劉福、陳祥、謝達、楊貴佐之。元帥包玉守五瑞門。萬戶徐鎮、黃鐘、卞德全、葛勝佐之。元帥劉瑄守都泗門、昌安門。萬戶費復初鎮撫張貴和佐之。各統部下軍校分守地方。城南鮑郎山則植利門。將帥兼守之。城北戒珠山則元帥禿滿迭兒鎮撫陳濬守之。城東吹沙灣則元帥葉文舉、萬戶潘眞、金完勝守之。城西龐公池則萬戶康伯顏帖木兒、夏資守之。命總管焦德昭、萬戶吳元亮、楊春、戴德、蔡旺各以本部居中軍。聽候調遣。命總管倪昶、千戶馬俊、張得勝、趙義、周元、唐完各以先鋒居帳前隨行接戰。令總管岳宗錢保、尤全、陸源、馬飛、萬戶楊仕全、江遇龍、何清、高成、張旺、千戶袁稹、胡廣、章茂、完哲篤各以騎兵出入從衛。團結四隅義民。守護策應。以部長統領。長領長統社長。社長統保長。保長統甲首。設簿尉司以總轄之。東南隅簿尉八禮班牙、王天福、副尉項飛、尉丞王叔仕。西南隅簿尉王克名、余思齊、副尉唐元壽、尉丞孟壽謙。東北隅簿尉殷思善、趙衡、副尉孟文祖、尉丞許貴。西北隅簿尉劉哲、戴正、副尉趙禮、尉丞許貴、陶榮總制于上。而調度之者。行御史臺掾史陳修。行樞密院都事余堯臣。上下協心。以爲守備。位置既定。乃開門延敵。公謂將校曰。敵勢遠來。利于速戰。而城外多水。非用武之地。汝等誡毋躁進。以寡禦衆。以逸待勞。觀其動而制之。與之持久。此吾志也。

庚午。遣掾史龔瑾、至江浙省議兵食備禦事。是日敵軍攻常禧門。我軍步騎戰船並出。居民登城守護。敵

軍縱橫馳突。詬詈肆侮。總管焦德昭、倪昶等分部接戰。公躍馬向敵軍。一騎來迎。公叱曰、汝是誰。曰、我捨命王也。語未畢。公揮擐枚已中其頤。遂捻以還。敵軍披靡。元帥顧德興、萬戶丁興祖馳衝之。敵軍漸漸引退。行臺官屬皆集臥龍山。公還入城。御史大夫慶童舉酒迎勞。以所乘馬贈公。

辛未、敵軍攻稽山門。我軍禦之。以砲石火筒擊其前鋒。應手而斃二人。敵軍阻春波橋。我軍據三橋相望。詬罵一進一退。至晚各解散。頭目龐成擒牌手一人。御史大夫賞官段一疋。公命爲百戶。是夜以舟師燒何山大寨。分省平章張士信、遣元帥張世俊漕杭州米一萬石。由官河至紹興。後因艱澀。世俊乃自浙江出海。巡達三江。我軍陷諸暨者相繼來歸。公連日出城擊敵軍。耆老請曰、一城之命懸于公。願無輕出。公曰、敵軍初至其勢方銳。我不身先士卒。以挫其鋒。詎肯致力。自是公連日出戰。皆捷。獻馘執俘。士氣增倍。人人思奮。敵軍望見公鎧仗。輒引避去。

丙子。敵軍集鮑郎山。運積薪草。將填河燒排柵。我軍自城上射之。以火箭燒其薪草。敵軍計不得施。乃退。御史大夫以牛酒勞諸軍。命拘收官馬。以助軍用。敵軍苦城外沮洳。往來艱阻。乃由怪山下填河接路。欲取禹廟。巡達亭山。總管焦德昭、萬戶吳元亮、以舟師札寨半港廟下。斷其往來。所塞河道。隨復開通。公命行樞密院掾史華凱、尹性善、以鹽易米三萬石。以贍軍用。軍士連日獲至俘囚。公命鞫之。其果爲敵軍殺人者。方始加戮。其餘脇從。並釋不問。仍給衣食。初敵軍乘諸暨之勝。不數日悉抵城下。我軍數少。而敵軍勢甚張。城中人人自危。公連日擊退之。民既恃以無恐。每交戰。民在城上觀者。雜于卒伍中。耳目玩熟。皆

恬然不復憂畏。市井作息。無異平日。

戊寅、公與葉文舉、余堯臣、陳修、劉明、劉宣、周巖、譚震、誓于神明。約爲兄弟。

甲申、敵將黃保元帥麻里元帥攻掠錢清。掘鮑姑堰六十餘丈。總管岳宗從公擊敵軍常禧門外。中流矢於口。貫項而出。遣指揮張憲至江浙省告請軍糧。時馹道梗塞。憲由三江以海舟渡。一夕而至。先是海道使客未有行者。至是遂通。

辛卯、敵軍之勢猖獗。人心洶洶。鎮撫金三官奴、以私受敵軍暗號被罪。上下益相疑懼。敵軍揚言城中民約我舉火內應。是夜二更。城東北上民有燃火炬者。吏卒奔告。言民通敵軍。約五更爲變。公曰、吾不負民。民豈有負我者耶。總管焦德昭請以二鼓轉四鼓。弗擊三鼓。及使人察市巷居民。皆安寢如常。次夜遂不復語。由是敵軍間不能入。（注）江浙分省遣元帥賈彪守錢清。

壬辰、敵共掘吳後壩。小赭壩。敵衆糧盡。乃大索民船。四出抄掠。財物米穀、婦女孳畜。所載不盡者。悉焚之。或棄水中。深山窮谷無處不到。數十里之內。蕩然一空。山陰人張正蒙字景思。貴池縣尹士元之子。妻韓氏。鄉先生韓性之女也。正蒙仕爲湖州德清縣務提領。葬母南池。廬于墓側。敵軍至。正蒙取先世神主埋之。晝竄山谷間。暮歸見神主拋棄。廬舍盡毀。恐被汚辱。與妻俱自經死。女池奴夜歸。哀泣不敢哭。解尸于地。自投崖下而死。次女越奴。晝匿山中。夜歸守尸。尋亦餓死。敵軍經歷趙姓者、池州人。舊知正蒙名。訪得其死狀。率衆瘞之。正蒙母棺亦被兵發。趙復掩之。既而嘆曰。今日我葬他人。未知後日何人葬我。嘆息

而去　命元帥府經歷譚震、都事周巖、督義兵、築三江陡亹、及各處海塘。　江浙省丞相達實帖木兒、遣參政丑撒、樞密院同僉金沙藍亦兒、監院判朶來、相繼統兵來赴援。公命於蕭山縣駐札守禦。　山陰南池邨文景妻徐氏、蔡彥謙妻楊氏、同避難。俱被敵軍所執、驅迫以前。二婦度不能脫、乃共紿軍人、願取首飾衣服而後從軍人信之。既還、皆投井死。　敵軍發掘塚墓、自理宗慈獻夫人以下、至官庶墳墓、無不發。金玉寶器、捆載而去。其尸或貫之以水銀、面皆如生。被斬戮汚辱者尤甚。

三月癸巳、敵軍分兵增寨。在西者移中堰、黃家山、絹山、賴山。在東者移胡家塞、凌家山、益以偪城。　帳前先鋒全遞、自諸暨陷敵軍中、意怏怏、思其家不得歸。敵軍中王千戶者、在揚州日、嘗與進結爲兄弟。遂讋送進至城下。進邀與俱入見公。衆皆意其覘諜、疑之。公命莒戶楊士全、待以飲食。與縱觀城上及諸倉庫。既畢、請去。公謂曰、歸語汝將、我爲大元臣子、守大元城池。毋以我諸暨之失易視我。今我城堅壁固、兵食有餘、又何患焉。汝等若不蚤歸、徒送死耳。乃與銀碗一事、官緞一疋、命士全送出常禧門外而去。

乙未、御史大夫命元帥禿滿迭兒、以帳前軍二百人、弓箭手二十人、赴軍前聽調。　山陰項里徐本道妻潘氏、年二十六、嫁甫三月、敵軍至、殺其夫。見潘姿色、曳迫以行。潘氏曰、我行不辭。但吾夫方死、不忍暴棄遺骸、願待焚化而去。庶絕吾念。否則有死而已。敵軍從其言、爲拆民屋、積而焚之。烟焰正熾、潘氏臨哭之、投火而死。　城民傭保之徒數百人、憤敵軍爲患、致己失業、詣軍前自陳、請出城擊敵。公不許。　太尉張士誠、遣元帥曹得義、鍾九皐、潛嘉興糧十萬石、由黃家灣出海以達三江。時迎恩以東五瑞等六門、皆受

敵惟昌安門無虞。使命往來。商旅出入。舟車糧餉。紛紜旁午。爲一城咽喉之地。萬戶費復初、守備得宜。察而不苛。民甚便之。

丁酉敵軍率衆攻稽山門。鮑郎、常禧門。軍勢尤盛。始交鋒社壇前。我軍不利。元帥顏得興、中箭傷足。總管錢保中火筒傷臂。敵軍進據跨湖橋。我軍退保土壘。又退至月城。敵軍遂突而入。我軍人馬辟易。相顧失色。城上觀者擾亂奔潰。急趨而下。居民爲之罷市。上下大恐。時公在戰船中。叱諸將曰、今日至此。尙畏死耶。乃自上馬。執攩杈。突入敵軍陣中。叱之少卻。總管倪昶、尤全、共翼公爲先鋒。刀牌手分左右齊進。元帥張子武、萬戶劉得興、率甲士繼之。敵軍崩潰。乘勝逐北。至敵寨而還。先是城內禁鳴鐘。惟敵至則擊以聲。徐疾知敵軍緩急。然未嘗擊也。是日民既駭懼。或又擊鐘。公怒。命止之。戒後勿擊。乃禁民登城觀望。自後交鋒。民皆不知。

公每出擊敵軍。歸至府中。卽出金帛。閱諸軍士創傷輕重。俘馘多寡。各與頒賞。莫不懽悅。敵軍連日攻門。我軍分番出戰。多所俘獲。敵軍皆豫寫占屋帖子藏身。欲伺攻破之日。貼占屋。會稽義民萬戶仇廷舉、與姪近忠、團結鄉民。斫木爲鹿角。置寨日鑄嶺內。設強弩。聚民守之。敵軍至。屢爲所傷。後敵軍夾攻之。遂破。近忠遇害。廷舉及妻子皆被執。

太尉遣元帥徐昺、徐志堅、統兵來赴援。江浙分省留志堅于杭。（清後以事巫志堅復領兵入城。）令萬戶趙世隆領兵來會。（俱屯錢）己亥、常禧門外交鋒。罷御史大夫勉勵諸將。各加賞賚。又以繡緞增賞萬戶劉得興。得興爲人勇悍。能發二矢。軍中號雙箭劉。是日以單騎追敵軍至寨。

時農作已興。城外居民不得播植。公深爲之慮。乃令民

于城內出預播種秧。居民連日守城。公慮妨其農業。乃俾上戶五日。中戶三日。下戶壹日得更輪。曰相代。單丁老弱者免。

辛丑、敵軍決蜀阜壩。又折槿樹梗塞塘壩。義兵爭之。不果而去。元帥張士俊、運米至軍前。于三江口爲海賊刼奪。江浙行省檢校官韓惟仁、領所部義兵。殺散海賊。護送糧米入城。分省平章嘉賞之。以惟仁陞浙東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御史大夫以倉糧及庫藏金帛助軍用。

癸卯、敵軍擁衆至迎恩門。我軍對陣門外。道狹而傍多水。敵軍爲我軍所擠。皆陷泥中。弓弩齊發。射傷甚衆。敵軍裨將觀音奴馳突我軍。千戶朱子明逆擊之。觀音奴馬陷其坑。萬戶朱之傑擒之以還。乃胡大海義子也。敵軍請以金銀馬匹來贖。公不許。至夜。我軍逃歸者言。敵軍明日蚤攻城。公命勇士分伏柵內。

甲辰、敵軍首將建大皂纛旂于亭山。號召各寨兵皆出。約有萬人。侵晨負載薪篠。于城外填河接路。東西連延不絕。四圍並進。運載竹梯鈎索。至排柵內。鼓勇馳突。未幾猖獗特甚。各門將士皆嚴陣拒戰。千戶馬俊等以先鋒馳擊。率壯士乘船。沿河而進。以火筒數十。應時並發。敵軍不能支。退而復合。矢石交馳。搏擊之聲。自夜達旦。百戶陸勝目中中箭。剜睛而出其鏃。公陞爲千戶。

乙巳、黎明。自迎恩門以東至五瑞門。敵軍皆已布列陣勢。公命分門拒敵。親身巡督。公初在常禧門外。用雙刀入敵軍陣中。敵軍以鈎鎗鈎公首鎧。公揮刀斷之。乃共圍逼公下馬。持攩杈奮擊。流矢亂至。公傷其指。總管馬飛萬戶江遇龍。共迫敵軍。擁公而還。敵將甯同僉督攻稽山門。出入陣中。我軍驍騎直前

衝之。刺傷其馬。甯同僉下馬走。幾被我軍所擒。爲彼衆舁扶上馬。遂遁去。　千戶李歹驢以戰船守塘路。被箭傷脇。入腹二寸。是夜、敵軍以鈎索攻各門排柵甚急。我軍馳擊之。至三更方止。　是日、遣元帥張子武濟平江。　指揮張憲、與萬戶趙世隆、引兵出哨白塔等處。憲在軍中。不避艱險。性鯁直。公每委巡警督察之事。

丁未、御史大夫慶童、率僚屬致祭于城隍廟。祝詞曰、尊主庇民。職當修于臣子。禦災捍患。功必賴于神明。惟神昔在隋唐。屢專將帥。敗元感拒李密。勛庸共載于簡書。降仁杲擊羅睺。威武夙揚于行陣。廟食越土。爵錫王封。國祀有常。民心久戴。乃者賊寇。犯我東州。四郊多壘。而震驚。二月圍城。而未解。尙賴行樞密院副呂通奉忠靖邦家。身先士卒。屢斬俘而克捷。期殄滅以無遺。彼衆尙多。進攻未已。卽日男妨耕植。女廢蠶桑。疾既秀而踐蹂。木方榮而斫伐。永傷和氣。實悖天常。惟神施以威靈。爲我除其殘暴。山祇川伯。各揚赫赫之威。風馬雷車。來助堂堂之陣。渠魁得獲。醜類必殲。城池永固於金湯。士庶安居於衽席。淸淸兒穢。復致升平。尙副懇祈。立垂昭鑒。　敵軍攻燒福嚴。決官塘二十餘處。元帥徐昇、自錢淸引兵馳救。驅擊敵軍。遂於福嚴駐札。議築鮑姑堰。

戊申、大舉軍士。敵軍掠會稽。至柵頭。執鄉人馮道一妻。殺之。其弟道二妻頗少。敵軍謂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婦曰、吾願就死。決不從汝。敵軍怒。喝令正立。婦引頸受刀。首墜于地。　將軍秦希仁、于稽山門上置砲架。于是各門皆置砲架。

庚戌、萬戶鄧思忠義兵千戶周均佑、陳志端、潘偉、丁吉甫、何元道、俞信元、俞元善率義兵三千餘人築鮑姑堰。元帥徐昺躬親督工三日而畢。思忠均佑以下賞勞有差。時久雨水溢。敵軍每出戰不利。被傷歸婺者相繼于道。乃日往來城下。伺我動靜。其頭目軍卒多有逃降者。公皆賞賜安慰之。命戰船自東門出者入西門。自西門出者入東門。終日巡哨不絕。遇夜遣人踰河斫排柵。察守者勤怠。次日賞罰。

壬子、江浙分省以猪五十、羊五十、牛二十、酒千罌來勞軍。是日敵軍督衆舉旗鳴鼓分隊而出。將陣于郊。忽暴雨大至。委頓而返。山會二縣排點坊里正役。公聞之責曰、鄉邑殘破已盡。無可催科。且敵軍之勢如此。民命朝不保夕。爾輩尙欲爲漁取計耶。悉命放罷。公見敵軍之勢未退。慮城中食少。每勸民節用。謂食肉者宜易菜食。飯者宜易粥。又禁米不許出郭。商賈貿易所得米。令輸于官。授以文券。至杭給還。自是米貨阜通無滯。

監造軍器萬戶戴本中、千戶張世英、以事得罪。命分省鎭撫所知事俞思齊代。

甲寅、敵軍復決鮑姑堰。元帥徐昺、率民再築。與元帥賈彪、同擊敵軍。彼將胡大海、幾被所擒。偶得河船二隻。幸免。時城外多水。敵軍不得利。其帥後小赭石阜諸壩被掘。隨卽築之。鮑姑堰當江潮衝嚙。易決而難塞。至是于壩傍札寨。聚軍民。水陸夾守之。西門守帥華成、往來巡哨尤謹。于是自堰以東。敵軍不敢至。

丙辰、敵軍攻半港廟水寨。我軍並出當敵。萬戶申智用、以騎兵傍出腰截。拒戰良久。敵軍潰去。百戶景旺、

被箭傷股鏃入骨鑿而出之太尉發金帛賞勞院判邁里古思舊日官屬有差復以米萬石濟城中貧民

我軍燒毛家菴寨敵軍復再置

戊午元帥劉宣數請擊敵軍公不許是日稽山門敵軍請戰劉宣復固請公許之宣部將施伯顏素驍勇督其衆以戰時敵軍已伏春波橋下兩軍交鋒佯敗伯顏追之敵軍分兩翼當前伏兵四起伯顏下馬步鬬手殺數人力乏不能支遂陷被擒

己未敵軍以得伯顏頗自矜誇揮衆復至直抵三橋將窺城門我軍陣于橋南兵刃接而復分百戶商華以刀牌突陣奮擊殺一人敵軍奪其尸舁去公坐城樓上見而壯之賞錢五十緡元帥劉宣賞官段一疋時造軍器數多木炭始盡公命伐木于城中燒造又起竈燒煉石灰皆以路吏尹彥良掌之　山陰義兵千戶周均佑屢獲敵軍人馬以功陞萬戶其後復署爲常州判官　敵軍爲書射入城中諷公以同保富貴公得書笑而焚之

四月癸亥總管焦德昭于稷山置水陸寨以遏敵軍衝突招撫居民前後燒毀倉塘等處六寨敵軍于東小江岸放決杜浦小金蠻浦諸壩義兵隨卽築之

丙寅敵軍出諸寨兵沿河岸而陣漸逼越城見公坐戰船中輒謾罵飛矢雨注衆多怒欲擊之公方食令諸軍曰不俟命而輕進者斬久之敵軍以我軍怯少懈公乃舍舟乘馬持攬枚衝前陷陣總管岳宗陸源從公後敵將飛攫幾中公公格去之以所持攬刺其馬胸盡刃馬倒彼將墮馬幾被公獲敵軍披靡　南

臺通事伯顏不花、善騎射。以大夫命帥下怯雪丹阿日射城下。傷敵軍甚衆。是日怯雪丹阿出中箭貫目而死。

己巳、敵將蚤晨遣水軍數十人。至常禧門外潛伏官河中。以稻草覆身。分步兵翼而進。公立馬跨湖橋上。望見水面浮草。公曰、草下敢有伏兵乎。命遊騎搜之。果得水軍。於是邀擊。俘獲殆盡。敵軍又攻稽山門。馳突春波橋。敵將蔡元帥、鎧甲坐胡牀。指揮其衆。我軍以火筒射而仆之。敵軍驚駭。舁之還寨。先是敵軍所恃者騎兵。每出皆以爲先鋒。我軍多掘坑坎。布枯竹簽鐵蒺藜。又置釘牌泥中。人馬顛仆。多爲我軍所獲。自是騎兵少出矣。丞相以至元鈔三千錠、銀碗五十事、官段五十疋、來勞軍。鄉民陷敵寨者多逃歸。公命撫安之。郡人王冕字元章。負氣偃蹇。居九里山中。敵軍至。民皆避兵入城。冕獨不入。敵軍執而欲殺之。自言善韜略兵機。得以不死。敵將謝同僉等資之偕行。至婺州。領見敵主於軍門。獻所自定官制書。陳說攻取方略。敵主大悅。卽授以重任。命赴軍前督衆攻取紹興。復治攻城之具。又定決水之策。畫圖本以示諸將。

辛未、常禧門外交戰。敵將王老哥臨陣。萬戶楊仕全、策馬迎敵。刺傷之。王乃敵軍中勇將。是日幾破我軍所獲。敵軍欲阻昌安門。絕我糧道。乃用王冕之計。自遶門山潛逾河至石堰。結寨大常山石佛寺。一日而成。公命元帥包玉、總管倪昶等急攻之。火筒砲石之聲。晝夜不絕。

壬申、總管焦德昭、自曹娥引兵至石堰。與昶軍會合。德昭謂其衆曰、彼寨二日不破。彼方得其志。且不意

我來宜示以不戰伺其懈而擊之乃分調萬戶吳元亮守彼寨北門千戶梁德成徐旺守南門德昭昶與萬戶張英申智用展與蔡旺守中門約巨螺吹動三路齊進敵軍見我軍解甲休息果不爲意萬戶陳杰首出哨獲其三人兵勢四合自辰至午敵軍出戰不利張英率衆先進仆其排柵獲敵軍張元帥鎧甲及所乘馬諸軍鼓噪而入義兵千戶何元道邵文澤以鄉兵赴之焚其廬舍敵軍棄資糧奔淩家山寨擒獲者四人殺傷及溺死者甚衆元帥包玉萬戶徐鎮引兵邀截歸路獲馬七匹敵軍寨既破公命部長率民拆其排柵凡十餘里

乙亥敵軍至常禧門挑戰交鋒數合至晚解散公與總管倪昶等潛躡其後至中堰胡大海寨內軍校大呼而前敵軍惶怖不知所爲且近且卻士卒有踰垣而赴水者我軍縱擊之獲大將二人先鋒二人馬二匹而還萬戶何清中流矢傷目敵軍因石堰之敗人馬亡散甚多頗歸咎王冕由此疎之日督攻燒五瑞門夜則歸淩家山寨

戊寅敵將張彪自諸暨引兵攻蕭山守者不能禦敵軍焚燎烟焰障天潰卒逃民渡江者如蟻

庚辰分省發兵救蕭山公遣人會合三江守禦元帥韓惟仁領義兵亦至敵軍懼又于北幹山上望見漁浦海舟三百餘艘集江上敵軍疑我軍大至遂收掠財物孳畜而去　公命韓惟仁招復人民鑒治官府萬戶呂成守漁浦團結義勇備禦甚嚴民始安業　敵軍于植利門外填河接路守將吳大有帥衆射之敵軍回射大有中頤千戶侯成急趨衛之敵以鎗刺成成回身發矢斃敵公壯之陞成萬戶　城外霖雨

不止。水澇泛溢。敵寨溝暑鬱蒸。疫癘大作。敵軍首將祈禱禹廟南鎮。不應。乃毀其像。仆窒石。元帥劉宣、每日巡警城中。體察奸細。

壬午、我軍擊敵軍禹廟下。不利。會稽義兵千戶邵文澤等。守護鄉井有功。臺省擢爲崑山判官。敵軍既失石堰猶欲窺昌安門。乃于官塘填河。抵西施山。建板屋百餘間。欲札寨山上。義兵燒之。不果而去。水軍鎮撫張文中與兄彥初潛通敵軍爲內應。事覺伏誅。

戊子敵軍至稽山門交戰。東郭門守帥曹顯引兵接應。被箭貫右足。分省右丞謝國璉、自餘姚遣使軍前。請率衆萬人入城應援。總管焦德昭於曹娥迎接渡江。公遣掾史龍瑾以糧二千石、官段百疋勞軍。命海舟送至杭。

五月癸巳、建德縣張典史子佛兒陷敵。敵使倒馬至。是以胡大海所乘馬來歸。

丙申、敵逼東郭門。公坐戰船中。命左右射之。斃其一馬。遂引去。公復至稽山門督戰。公每擒獲敵卒。多不殺縱還。戒曰、謹勿再來。再來將不汝貸。後有再至者。亦復縱之。有三五縱者。其人投誠拜伏。蓋公在陣日久。知敵情態。敵人見公盛德。亦畏服焉。公以白金二百兩、勞四隅義民。

戊戌、敵軍集常禧門。我軍相持久之。遣先鋒接戰。勝負未決。公與萬戶楊春、戴德等。以鐵騎遮衝之。敵軍奔潰。多溺水死。獲元帥戈宗傑及馬三匹而還。公嘆曰、惜楊長不在此。若在可得十馬也。楊謂萬戶楊仕全。是時病劇未愈。遣掾史龔瑾元帥府經歷譚震、至太尉府議軍務。太尉以瑾爲本院都事。初臺官之

在婺也。韓瑠、楊迪、從焉。城陷。瑠仕爲省掾史。迪爲諮議。其妻子皆在紹興。瑠迪潛附書所親王友文等。及囑攻城將士。衞送妻子至婺。書爲邏卒所得。官執友文等。公曰。韓瑠、楊迪、不過爲妻子計耳。非有他也。人孰無親戚。此有何罪。命焚其書而釋之。敵軍復窺昌安門。自西施山後築路至羅家莊。莊距城僅一里餘。萬戶費復初引兵擊之。敵軍乃退。癸卯、敵軍祭旂謀大舉。

甲辰敵軍編竹爲捲笆。內施木拒。推挽而至。以之填河渡軍。及爲竹牌板屋軟梯轆轤等具。運載悉赴城下。分門攻擊。敵將胡僉院、甯同僉等攻迎恩門。指揮楊璟元帥黃保等攻常禧門。謝院判何同僉等攻稽山門。朱同僉、曹總管等攻五瑞門。四合並進。我軍未及成列。四門敵軍前鋒已擁入土壘。挨牌櫛比而進。月城下守者少怯。總管倪昶以甲士迎敵奮擊。奪其挨牌八面。左右二門。並出犄角。兵勢大振。敵軍步騎相蹂躪。墮濠隍中。復起拒戰。騎士呂天保馳衝敵陣。馬躓被獲。公與總管焦德昭等督諸軍並進。各門守將率衆幷力相拒。矢石同發。喊聲震地。敵勢稍斂。夜以板屋竹牌聯比布列。架木爲柵。庇身柵上。去月城不數尺。公戒城上人安臥無譁。敵詬詈至三更不已。我軍以火箭燒其竹牌板屋。敵衆擾亂徹曉。

乙巳、天欲曙。敵兵已陣城外。矢如雨。又以火筒火箭石砲鐵彈丸擊射入城中。其鋒疾不可當。我軍致力拒敵。萬戶丁興祖率麾下兵獨當二橋。兩中飛矢。拒守不退。居民連日作糜粥。賚酒漿。相率分門飲食軍士。軍士益奮。擒獲敵帥及人馬。是日四門攻擊愈急。公身先士卒。巡視諸門。一日往返至十餘次。

丙午、敵勢益熾。皆致死欲登城。御史大夫慶童率官僚躬禱城隍祠。及武安王廟。我軍悉出土壘。布陣

接戰。矢石交馳。分合數四。互有勝負。午後暴風忽起。飛石揚沙。塵埃蔽面。人馬不能正立。敵將大旂俱折。器械鋪舍。縱橫散亂。白晝晦冥。我軍乘勢擊之。接刃於風塵中。彼此不相辨。敵以四舟編連爲一。上積枯薪。乘風縱火。直趨城門。步卒繼之。公命海軍于河北岸鈎致其舟。助以火箭。頃刻焚燒而盡。甲士循河鏖戰。以拒敵。我舟皆列河北。風勢轉急。一舟漂河南。千戶郎成及戰士九人。皆陷敵。公怒。與總管焦德昭、倪昶等。共追敵衆。過虹橋南。悉燒其捲笆竹牌。攻城之具。盡被我軍所得。獲載草船十餘艘。常熟稽山五瑞諸門敵衆皆驚亂。遁逃歸寨。聞風木之聲。皆疑人馬。奔走踩躪。死傷甚衆。獲其元帥二人。

丁未。敵軍收合餘衆。復來逼城。我師敗之。是時連日交戰。軍士夜不解甲。排柵及城堞上流矢皆滿。城外人望見城中常有紫霊覆護。

戊申。敵衆復至。苦戰不退。我軍擒獲張元帥及士卒人馬。凱歌而還。敵既連日不得休息。屢合屢敗。攻城器械悉被燒毀。又死傷亡失甚多。勢甚窮迫。欲引去。恐我襲其後。乃陰遣老弱疲疾者先歸。

己酉。敵兵百餘騎。步卒數千人。至城下。循城力戰。數不利。至午。首將胡僉院等。自中堰燒其寨。先遁。指揮楊璟何同僉望見火熾。亦遁。同僉朱寶、攻五瑞門。遁獨後。敵既離心。號令不一。前者既去。後者不知。或淅而未炊。或炊而未食。資裝器械。悉皆委棄。子是相怨相詈。至于操戈相刃。怒爭而去。公督諸軍分兵驅戮。乘勝逐北。敵以步卒先行。騎兵後殿。總管倪昶、錢寶等。追敵騎將及騎顧謂曰、汝不知兵耶。追人不可追。及昶曰、好男子何用走爲。騎曰、今日好男子。都被呂家做了。我非畏死者。汝毋偪我。昶等遂還。敵兵至

何趙爲鄉民邀殺甚衆金帛輜重皆奪之公坐城上見民皆出觀敵寨歎曰民苦兵三月餘矣因命敵寨財物縱民取之所掠民間婦女紛紜原野公命引入城聚大善寺給以衣食聽還完聚又遣官屬分詣鄉村招諭避兵人民復業耕種掩瘞屍骨之暴露者　御史大夫慶童巡城賞勞各門將士　先是城外牛畜苦敵軍抄掠入市屠賣者多公命禁止軍士有獲敵寨牛者官給錢米易之令人收養至是分給鄉民耕種　陞總管焦德昭爲將軍萬戶秦希仁劉得興丁興祖爲元帥以下將校驗功陞賞有差　長洲縣主簿蔣至道有才幹公命往來浙西提督糧運又于杭州製備軍器火藥供給無失至是辟爲掾史　初公命掾史葛榮總管諸暨敵軍奄至衆力屈不能敵請休兵榮不可軍潰被執送婺州敵軍屢欲殺榮衆將止之送至績溪榮脫繫冒險來歸公俾爲掾史如初　命簿尉司完城增堞高五尺浚濠河增闊十丈城上立窩舍置木凳以耆宿錢楠等董之鄉民邱岳孫唐元壽等建公生祠於臥龍山之西麓公諱珍字國寶安豐人系出故宋保相之後爲人倜儻有大志偉貌多力沈毅英斷臨敵應變從容不驚量事任人各當其才賞賚士卒無所靳惜招懷降附待以不疑故人樂爲之用將帥軍士或有異志輒先覺而處之無迹人所難也城守之日陷陣摧敵身先將校前後俘斬虜獲千數百人節次歸附者萬戶馬顯祖等數十餘人生擒元帥戈宗傑張元帥謝元帥等五十餘人馬三十餘匹散軍頭目奚普數百人敵退之日論功推勞皆歸于下及報　命太尉首以諸暨喪師請降已職太尉不許公曰紹興城池完固民心已附易于保全不足爲功但因諸暨失守故敵得至城下今若不責珍罪敵必謂太尉幸紹興之僅存而置諸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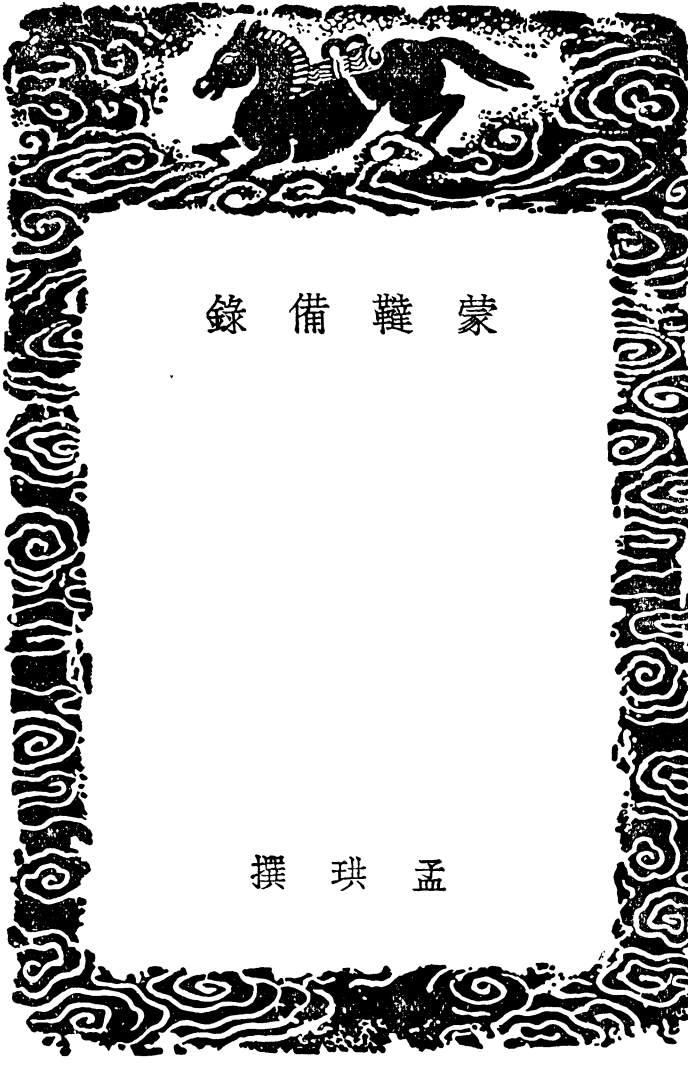
於不問矣、非所以明綱紀、正王法也。故珍願就貶降。以志不忘諸暨。且使將士知珍得罪之故。庶能用命。可圖克復。固請不已。太尉從之。自是但以僉院署職。未幾、御史大夫以功狀上經略使。陞同知院事。丞相示以便宜陞左丞。公皆固辭。及朝授本省參知政事。與玉樽玉環之賜。公乃拜命。公於進退遵守禮法。不以祿位爲意。始至越未幾。人民有以牛酒請勞軍者。公不受曰、院判邁公惠于此邦。爾民賴之。今我之來。既不能善政是修。亦無德及于民。而遽爲民費。不可卻之。公之以全城自任。其大略已見於此。況兼紀律之嚴。調度之當。恩威並用。守禦有方。故能內輯羣情。外攘強敵。而卒以成其功云。

是書予所見有二本。一爲杭州吳氏瓶花齋舊鈔。不著撰人名氏。卷首併佚其序。中稱明兵爲大軍。及太祖皇帝字。今著錄四庫者。卽祖是本。一爲明代越中槧本。並武備志附古越書後。題曰元徐勉之撰。前有自序。結銜爲鄉貢進士杭州路海甯州儒學教授。中以明兵爲敵軍。明祖爲敵主。且間有寇賊之稱。近時袖珍坊刻。卽祖是本。顧越中舊槧。世不多見。自明以來。輾轉傳鈔。致各家著錄。姓名互異。千頃堂書目。但云張士誠幕客作。山陰志則屬之山陰郭鉅。惟王士禎居易錄。許尙質釀川集作徐勉之譔。考紹興府志。至正十九年。明將胡大海等攻紹興。自二月至五月。迄不得下而去。海甯州教授徐勉之、著保越錄記其事云云。與居易錄釀川集悉合。則是書出勉之之手無疑。吾友李蕘客郎中曩官都門。從翰林院得吳玉墀進呈本。錄副以歸。暇日借閱。因取坊刻對勘一過。鈔本固多舛誤。坊刻亦間有脫譌。參互訂正。後屬侍史繕一淸本。卽未能復元時舊觀。亦庶幾成善本矣。坊刻舊有眉批十餘條。乃明人所爲。詞旨淺俚。無所發明。今並從刪削。時將有星沙之行。塵俗經心。無一息暇。尙爲此忙中閑事。覆校既竟。不覺自笑。同治丁卯淸和上浣。大興傅以禮節子氏識。

錄中所載。多有散見他書者。如張正蒙暨妻韓氏女池奴越奴先後死難事。載元史及山陰縣志。郁文景妻徐氏蔡彥謙妻楊氏投井事。載紹興府志及縣志。惟縣志文景作景文。徐本道暨妻潘氏抗節事。載明元二史及府志。惟以本道爲允讓。其間名氏。或小有異同。而大致無誤。至王冕事跡。則各家之說不一。核以此書。又皆不甚脗合。元張辰作冕傳、稱歲己亥。君方晝臥。適外寇入。君大呼我王元章也。寇

大驚。素重其名。與至天章寺。大帥置君上坐。再拜請事。君曰、今四海鼎沸。爾不能進安生民。而恣行虜掠。亡無日矣。果能爲義。誰敢不服。如爲不義。誰則非敵。我越秉義之國。不可以犯。吾甯教汝與吾父兄子弟相賊殺乎。如不聽我。速殺我。我更不與若言也。大帥再拜。願受教。君終不言。明日疾遂不起。數日而卒。帥具棺殮葬于山陰蘭亭之側。明宋濂撰傳。則云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國朝朱彝尊撰傳。則云太祖既取婺州。遣胡大海攻紹興。屯兵九里山。居人奔竄。冕不爲動。兵執之。與俱見大海。大海延問策。冕曰、越人秉義。不可以犯。若爲義。誰敢不服。若爲非義。誰則非敵。太祖聞其名。授以諮議參軍。而冕死矣。三說固參錯互異。然如錄中所云軍前督衆治具決水事。則皆無之。勉之所紀。似非實錄。意者冕爲明兵邀致。越人遂疑其甘心從敵。因文致其辭。未可知也。朱氏傳後又曰、元季多逸民。冕其一也。自宋文憲傳出。世皆以參軍目之。冕亦何嘗一日參軍事哉。因別爲傳。上之史館。冀編纂者擇焉。其意蓋欲正宋傳之誣。乃明史文苑傳。仍以宋傳爲藍本。何耶。十生滄海間。不幸有重名。愛惡之口。傳聞異辭。如元章者何限。要在秉筆者掩其失而著其善。愛護矜惜之而已。因校是錄。慨然識之。丁卯立秋。節子長恩閣記。

己巳春日。從周季貺太守假得瓶花齋舊鈔。其中訛奪與進呈本略同。蓋兩本皆出吳氏也。於此益徵民藪之善。因屬孫子九秀才、覆勘一過。據以是正者。僅數字耳。時予與季貺同官八閩。子九則客季貺幕中云。以禮又識。



# 蒙韃備錄

孟珙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古今說海及歷代小史皆
收有此書說海在先故據
以排印

# 蒙韃備錄

宋孟珙撰

## 立國

韃靼始起地處契丹之西北族出於沙陀別種故於歷代無聞焉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所謂白韃靼者顏貌稍細爲人恭謹而孝遇父母之喪則發其面而哭嘗與之聯轡每見貌不醜惡其腮有刀痕者問曰白韃靼否曰然凡掠中國子女教成却□之與人交言有情今彼部族之後其國乃韃主成吉思之公主必姬權管國事近者入聘於我宋副使速不罕者乃白韃靼也每聯轡間速不罕未嘗不以好語相陪奉慰勞且曰辛苦無管待千萬勿怪所謂生韃靼者甚貧且拙且無能爲但知乘馬隨衆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黑韃靼也大抵韃人身不甚長最長者不過五尺二三亦無肥厚者其面橫闊而上下有顴骨眼無上紋髮鬚絕少形狀頗醜惟今韃主忒沒眞者其身魁偉而廣顙長髯人物雄壯所以異也成吉思乃舊牌子頭結婁之子牌子頭者乃彼國十人之長也今爲創國之主譯曰成吉思皇帝東征西討其國強大

## 韃主始起

今成吉思皇帝者甲戌生彼俗初無庚甲今考據其言而書之易於見彼齒歲也其俗每以草青爲一歲

人有問其歲則曰幾草矣亦嘗問彼月日笑而答曰初不知之亦不能記其春與秋也每見月圓爲一月見草青遲遲方知是年有閏月也成吉思少被金人虜爲奴婢者十餘年方逃歸所以盡知金國事宜其人英勇果決有度量能容衆敬天地重信義所傳忒沒眞者乃小名爾初無姓氏亦無名諱近年以來有女眞叛亡之臣爲用所以譯曰成吉思皇帝或曰成吉思者乃譯語天賜兩字也

## 國號年號

韃國所鄰前有糺族左右乃沙陀等諸部舊有蒙古斯國在金人僞天會間亦嘗擾金虜爲患金虜嘗與之戰後乃多與金帛和之按李諒征蒙記曰蒙人常改元天興自稱太祖元明皇帝今韃人甚朴野略無制度珙常討究於彼聞蒙已殘滅久矣蓋北方之國或方千里或方百里興衰起滅無常今韃之始起並無文書凡發命令遣使往來止是刻指以記之爲使者雖一字不敢增損彼國俗也其俗既朴則有回鶻爲鄰每於兩河博易販賣於其國迄今文書中自用於他國者皆用回鶻字如中國笛譜字也今二年以來因金國叛亡降附之臣無地容身願爲彼用始教之以文書於金國往來却用漢字去年春珙每見其所行文字猶曰大朝又稱年號曰兎兒年龍兒年自去年方改曰庚辰年今曰辛巳年是也又慕蒙爲雄國故以國號曰大蒙古國亦女眞亡臣教之也珙親見其權皇帝摩喉國王每自稱曰我韃靼人凡彼大臣元帥皆自稱曰我彼亦不知其爲蒙是何等名字何爲國號何爲年號今所行文書皆亡臣識字者強解事以教之耳南遷錄載韃有詔與金國稱龍虎九年非也以愚觀之更遲年歲則金虜叛亡之臣必教

之撰其誕日以爲節。又必教之改年立號也矣。

太子諸王

成吉思皇帝兄弟。凡四人。成吉思居長。大皇弟久已陣亡。二皇弟名便古得那。見在國中。三皇弟名忒沒葛眞。所統多係自己人馬。善戰有功。成吉思有子甚多。長子比因破金國。攻打西京雲中時陣亡。今第二子却爲大太子。名約直。三太子名阿戴。四太子名天婁。五太子名龍孫。皆正后所生。其下又有十數人。乃庶生也。女七人。長公主曰阿其鶯拽。今嫁豹突駙馬。二公主曰阿里黑。百因俗曰必姬夫人。曾嫁金國亡臣白四部死寡居。今領白韃靼國事。日逐看經。有婦士數千人事之。凡征伐斬殺。皆自己出。三公主曰阿五。嫁尚書令國舅之子。餘未知名。孫男甚衆。

諸將功臣

元勳乃彼太師國王沒黑助者。小名也。中國人呼曰摩睺羅。彼詔誥則曰謀合理。南北之音。輕重所訛也。見封天下兵馬大元帥。行省太師國王。乃黑韃靼人。十年以來。東征西討。威震夷夏。征伐大事。皆決於己。故曰權皇帝。衣服制度。全用天子禮。有兄曰計里歌那。自有千騎不任事。弟二人。長曰抹歌。見在成吉思處爲護衛。次曰帶孫歸王。每隨侍焉。國王每戒所部將士。如己兄弟。只以小名稱之。不許呼他國王止有一子。名袍阿。美容儀。不肯剃婆焦。只裹巾帽。著窄服。能諸國語。其次曰兎花兒太傅國公。聲名亞於摩睺羅。又有鷗博者。官亦等。見隨成吉思掌重兵。又其次曰按赤那邪。見封尚書令。乃成吉思正后之弟。部下

亦有騎軍十餘萬。所統之人頗循法。韃人自言隨國王者皆惡。隨尙書令者皆善也。其次曰劉伯林者。乃燕地雲內州人。先爲金人統兵頭目。奔降韃主。有子甚勇。而韃主忒沒眞長子戰死。遂將長子之妃嫁伯林之子。同韃人破燕京等處。甚有功。伯林昨已封王。近退閒於家。其子見爲西京留守。又其次曰大葛相公。乃紀家人。見留守燕京。次曰劉八者。乃回鶻人。已老。亦在燕京同任事。燕京等處有紙蟬兒無師史元帥劉元帥等甚衆。各有軍馬。皆聽摩睺國王命令。

任相

首相脫合太師者。乃兗花大傅之兄。原女眞人。極狡獪。兄弟皆歸韃主爲將相。其次韃人宰相乃卒埒奪合。又有女眞七金宰相。餘者未知名。率皆女眞亡臣。向所傳有白儉李藻者爲相。今止見一處有所題曰白倫提兵至此。今亦未知存亡。燕京見有移剌晉卿者。契丹人。登第見爲內翰掌文書。又有楊彪者爲吏部尙書。楊藻者爲彼北京留守。珙所見國王之前有左右司二郎中使人到則二人通譯其言語。乃金人舊太守女眞人也。

軍政

韃人生長鞍馬間。人自習戰。自春徂冬。旦旦逐獵。乃其生涯。故無步卒。悉是騎軍。起兵數十萬。略無文書。自元帥至千戶、百戶、牌子頭傳令而行。凡攻大城。先擊小郡。掠其人民以供驅使。乃下令曰。每一騎兵必欲掠十人。人足備、則每名需草或柴薪或土石若干。晝夜迫逐。緩者殺之。迫逐塡塞濠塹立平。或供鵝洞

砲座等用。不惜數萬人。以此攻城。壁無不破者。城破。不問老幼妍醜貧富逆順皆誅之。略不少恕。凡諸臨敵不用命者。雖貴必誅。凡破城守有所得。則以分數均之。自上及下。雖多寡每留一分。爲成吉思皇帝獻。餘物則敷俵有差。宰相等在於沙漠不臨戎者。亦有其數焉。凡征伐謀議。先定於三四月間。行於諸國。又於重五宴會。共議今秋所向。各歸其國避暑牧養。至八月咸集於燕都而後啓行。

## 馬政

韃國地豐水草。宜羊馬。其馬初生一二年。卽於草地苦騎而教之。却養三年。而後再乘騎。故教其初是以不踶嚙也。千馬爲羣。寂無嘶鳴。下馬不用控繫。亦不走逸。性甚良善。日間未嘗芻秣。惟至夜方始牧放之。隨其草之青枯野牧之。至曉搭鞍乘騎。並未始與豆粟之類。凡出師人有數馬。日輪一騎乘之。故馬不困弊。

## 糧食

韃人地饒水草。宜羊馬。其爲生涯止是飲馬乳以寒饑渴。凡一牝馬之乳。可飽三人。出入止飲馬乳。或宰羊爲糧。故彼國中有一馬者。必有六七羊。謂如有百馬者。必有六七百羊羣也。如出征於中國。食羊盡則射兎鹿野豕爲食。故屯數十萬之師。不舉煙火。近年以來。掠中國之人爲奴婢。必米食而後飽。故乃掠米麥而於剳寨處。亦煮粥而食。彼國亦有一二處出黑黍米。彼亦解爲煮粥。

## 征伐

韃人在本國時。金虜大定間。燕京及契丹地有謠言云。韃靼去。趕得官家沒去處。葛酋雍宛轉聞之。驚曰。必是韃人爲我國患。乃下令。極於窮荒出兵勦之。每三歲遣兵向北勦殺。謂之滅丁。迄今中原人盡能記之。曰二十年前。山東河北誰家不買韃人爲小奴婢。皆諸軍掠來者。今韃人大臣當時多有虜掠住於金國者。且其國每歲朝貢。則於塞外受其禮幣而遣之。亦不令入境。韃人逃遁沙漠。怨入骨髓。至僞章宗立。明昌年間。不令殺戮。以是韃人稍稍還本國。添丁長育。章宗又以爲患。乃築新長城在靜州之北。以唐古糺人戍之。酋首因唐古糺叛。結卽剌都糺木典糺畔糺後典糺等俱叛。金人發兵平之。糺人散走。投於韃人。且回鶻有田姓者。饒於財。商販鉅萬。往來於山東河北。具言民物繁庶。與糺同說韃人治兵入寇。忒沒眞忿其欺凌。以此犯邊。邊州悉敗死。燕虜謂韃人曰。我國如海。汝國如一掬沙。豈能動搖。韃人至今老幼皆能記此語。虜君臣因其陷西京。始大驚恐。乃竭國中精銳。以忽殺虎元帥統馬步五十萬迎擊之。虜大敗。又再刷山東河北等處。又隨駕護衞等人馬三十萬。令高琪爲大元帥再敗。是以韃人迫於燕京城下。是戰也。罄金虜百年兵力。銷折潰散殆盡。其國遂衰。後來凡圍河北山東燕北諸州等處。虜皆不敢嬰其鋒。

## 官制

韃人襲金虜之俗。亦置領錄尙書令。左右相。左右平章等官。亦置太師元帥等。所佩金牌。第一等貴臣。帶兩虎相向曰虎闘金牌。用漢字曰天賜成吉思皇帝聖旨。當便宜行事。其次素金牌。曰天賜成吉思皇帝

聖旨疾、又其次乃銀牌、文與前同、如成吉思亦行詔勑等書、皆金虜敎臣敎之遣發臨民者、四曰宣差、逐州守臣皆曰節使、今在於左右帶弓矢執侍驍勇者曰護衞、

風俗

韃人賤老而喜壯、其俗無私鬬爭、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此乃久住燕地、襲金人遺制、飲宴爲樂也、摩睺國王每征伐來歸、諸夫人連日各爲主禮、具酒饌飲燕、在下者亦然、其俗多不洗手而擧攫魚肉、手有脂膩、則拭於衣袍上、其衣至損不解浣濯、婦女往往以黃粉塗額、亦漢舊裝傳襲迄今不改也、上至成吉思、下及國人、皆剃婆焦、如中國小兒留三搭頭、在顱門者、稍長則剪之、在兩下者、總小角、垂於肩上、

軍裝器械

成吉思之儀衞、建大純白旗以爲識認、外此並無他旌幢、惟傘亦用紅黃爲之、所坐乃金裹龍頭胡床、國王者間有用銀處、以此爲別、其鞍馬帶上亦以黃金盤龍爲飾、國王亦然、今國王止建一白旗、九尾、中有黑月、出師則張云、其下必元帥方有一旗、國王止有一鼓、臨陣則用之、鞍轎以木爲之、極輕巧、弓必一石以上、箭用沙柳爲笴、手刀甚輕薄而彎、

奉使

彼奉使曰宣差、自皇帝或國王處來者、所過州縣及管兵頭目處、悉來尊敬、不問官之高卑、皆分庭抗禮、穿戟門、坐於州郡設廳之上、太守親跪以効勤、宿於黃堂廳事之內、鼓吹旗幟妓樂、郊外送迎之、凡見馬

則換易幷一行人從悉可換馬。謂之乘鋪馬。亦古乘傳之意。近使臣到彼國王處。凡相見禮文甚簡。言辭甚直。且曰你大宋好皇帝好宰相。大抵其性淳朴有太古風。可恨金虜叛亡之臣教之。今乃鑿混沌、破彼天眞。教以姦計。爲可惡也。

祭祀

凡占卜吉凶。進退殺伐。每用羊骨扇。以鐵椎火椎之。看其兆坼。以決大事。類龜卜也。凡飲酒先酹之。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稱天。聞雷聲則恐懼不敢行師。曰天叫也。

婦女

其俗出師。不以貴賤。多帶妻孥而行。自云用以管行李衣服錢物之類。其婦女專管張立氈帳。收卸鞍馬輜重車馱等物事。極能走馬。所衣如中國道服之類。凡諸酋之妻。則有顧姑冠。用鐵絲結成。形如竹夫人。長三尺許。用紅青錦繡或珠金飾之。其上又有杖一枝。用紅青絨飾。又有文袖衣。如中國鶴氅寬長曳地。行則兩女奴拽之。男女雜坐。更相醊勸不禁。北使入於彼國。王者相見了。卽命之以酒。同彼妻賴蠻公主及諸侍姬稱夫人者八人。皆共坐。凡諸飲宴無不同席。所謂諸姬皆燦白美色。四人乃金虜貴嬪之類。餘四人乃韃人。內四夫人者甚姝麗。最有寵。皆胡服胡帽而已。

燕聚舞樂

國王出師。亦以女樂隨行。率十七八美女。極慧黠。多以十四絃等彈大官樂等。四拍手爲節甚低。其舞甚

異韃人之俗。主人執盤盞以勸客。客飲若少留涓滴。則主人者更不接盞。見人飲盡乃喜。如彼擊鞠止是二十來騎。不多用馬者爾。惡其鬨鬧也。擊罷。遣人來請我使人至彼。乃曰。今日打毬。如何不來。答曰。不聞鈞旨相請。故不敢來。國王乃曰。你來我國中。便是一家人。凡有宴聚打毬。或打圍出獵。你便來同戲。如何又要人來請喚。因大笑而罰六盃。終日必大醉而罷。且每飲酒。其俗鄰坐更相嘗換。若以一手執盃。是令我嘗一口。彼方敢飲。若以兩手執盃。乃彼與我換盃。我當盡飲彼酒。却酌酒以酬之。以此易醉。凡見外客醉中喧鬨失禮。或吐或臥。則大喜曰。客醉。則與我一心無異也。我使人相辭之日。國王戒伴使曰。凡好城子多住幾日。有好酒與喫。好茶飯與喫。好笛兒鼓兒吹着打着。所說好城子。乃好州縣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 金源劄記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大朱定價

G一九〇一上

（本書校對者 龍旭光 黃聿祥 林仁之 潘同曾）